



供 口

著 雄 子 郭

行 邛 局 書 華 中

標商冊註



新文藝叢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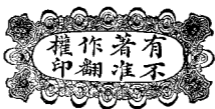
口 供

郭子雄作

1930

中華書局出版

民國十九年四月印刷
民國十九年四月發行



著者

郭子雄

主編者

徐志摩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

印刷者

中華書局

印刷所

中華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

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

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保定
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
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
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
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
瀋陽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

中華書局

(五七二八)

新文藝書口 供 (全一冊)
定價銀三角五分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口供目次

口供(一).....	一
口供(二).....	九
怪誰.....	十五
你躲避我麼.....	二三
謝絕.....	三三
逝水.....	四一
四年.....	五五
現代人的煩悶.....	六三
我的大哥.....	七一
巫山的一晚.....	八五
在廬山.....	九五

口供(二)

爲了受不住心靈的催促，今夜，我要在你的跟前，畫一道花押，書一篇口供。在昏黃的電燈光下，在喧擾的校樓上，我提起筆來，濡着墨，和着淚，帶着沉重的悲哀來同你寫。也不管你接不接受我這番心意，願不願聽我這無頭緒的話語，我終於這樣的做了。也許你歡喜聽，像歡喜你所喜歡聽的一樣；也許你討厭，像討厭天上的烏鴉叫一樣。但我是有罪的人，我得匍匐在你的座前，聽候你最終的審判，隨你怎樣的把我發落：或是譴責，或是受刑，或是死。祇是忘不了的是乞求你的寬容；如其我是犯了罪的話，那末，你便是我的上帝，希望你能像饒恕其他的人一樣的也饒恕了我。也望你開恩，望你能容許我躺在你的身旁，閉着眼，做一刻兒的甘夢，好暫時安息我徬徨的魂靈。如其你高興，請用手摩摩我的頭，像白衣的天使撫摩着受傷的雁兒；也請你抱住我，像慈母擁抱着她病了

的嬰孩。我的朋友。這小小的要求，你也能允許麼！

相信我。我不敢以醜惡的身體來侮辱你聖潔的靈魂，也從不會起過這個念頭，在上帝的跟前，我都可以這樣說。我雖不是一個完全的人，但也還能珍重着我這做人的機會。如其我有什麼要求擾亂了你心中的安甯，那末，請你原諒我，只當他是一隻蒼蠅的叫，快樂時也無妨讓他在你的耳邊嗡嗡聲。人生能有多少歲月，只要於自己無損而能使別人有益，又何必這樣吝嗇。你我都好像在荒涼的漠上相逢，雖不必一定要結成伴侶，但至少也得打個招呼，通個名姓。何況我們還是從同一個地方來，向着同一個地方去，像花兒從塵土裏開，也得往塵土裏謝。若問我為什麼要來同你做朋友，那很容易回答，而且我可以保證我的動機是純潔的。因為我的青春已全盤消逝，時間已在我的面上留下了痕跡，只有看見比我年青，活潑，漂亮，伶俐的人，我都很羨慕，也不僅是對你，因為你是我周遭最年青，最活潑，最漂亮，最伶俐的一個，所以我也就更敬愛你。我只想藉着你的言，笑，動作，來追回我幼年時代的心情，使這顆枯萎

的心，不致一天比一天的衰老，除此以外，我再不敢對你有什麼過分的願望，也不敢拿成年人所具有的經驗、智識來沾污你潔白的童心。原諒我，無論你對我不解或是不，但請你相信我的話是真實的。

最不幸的是友朋的嘲諷散漫在你同我的周遭，有時一句閑話透進你的耳朵，一陣笑聲起在你的近前，會使你感到話比鋼刀還要鋒利，笑聲比冬夜的北風還要淒冷。無形間旁人的嫉妬與不相干的閑言，在我們相互的中間，築成了一道深厚的藩籬，比着秦始皇造的萬里長城還要堅固。你的哥哥，你的侄兒，他們都很愛你，我不敢怨恨他們的阻礙，也不敢說他們的阻礙是不應當的。可是事實的間隔不能阻止我心靈的嚮往，猶如萬里的長城遮不住塞外吹來的風沙。比如說，你不在這兒的時候，地域的遙遠也阻不了我悲魂的飛度。但這道藩籬終於阻止了我們友誼的進展，比如初出土的嫩芽遭了牛羊的踏踐，雖然還有一線重生的希望，但眼前的生機是被摧殘了，我又怎能不感到深刻的傷感呢？在夢見你醒來的時候，在你的影子走過我的眼前時，在沉重的思索

裏，總有無限的幽怨，堆積在淒涼的愴心。眼見着生命的燃料燒成灰燼，青春的烈火化做青烟，美妙的幻想歸於破滅，縱有鑽石樣堅硬的心腸，也怕不會沒有感慨罷。

許是你怕受旁人的嘲諷，許是你不高興看我，每每在路上遇見你時，總會看見你的脚步立刻的加快，不這樣，就會繞道避過我的視線。我不明白你爲甚麼要這樣，也思索不出你要這樣的理由，與你同住的一個小朋友告訴我，說是因爲你怕我。『怕我麼？』我真有說不出的驚異。我不是山中的豺狼，不是吃人的老虎，也不是母夜叉，有什麼值得人怕？再說得醜一點，我頸上並沒有長上兩個角，身上又沒有長毛，眼睛裏不會裂出火，手脚上也不會生得有爪牙，還不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，雖沒有你生得漂亮，却也並不怎樣的醜陋。但你終於怕我了，我又沒有勇氣來向你解釋，誰說我有感到良心上的責罰！我究竟做了什麼事會使得別人怕，我這樣的尋思着，一邊感到的是悲哀，是難受。如其被人逼得怕的人是可憐的，那末，使得別人怕的人更是可憐，雖然他是使得別人畏

備他了，而同時因此失掉了取得他人同情的資格，再看不見人類和善的顏色，也嘗不着人與人親密的滋味，是多麼可憐啊。看上帝的面上，請你告訴我過去的錯處，好讓我有一個補過的機會。

在一九二八的今年，我遭受了一個大的損失，這損失不是在車上被抓去一只錢包，在校裏失掉幾件零碎的衣服，乃是一個茶杯的撕破。這茶杯雖然很不常，那怕它隨處可以買得出，但在我看來，其珍貴不啻一只代表古文明的遺物。說來話長，也許你還記得，那茶杯是曾經盛着水來敬過你的。我珍重那只杯子，像珍重着我的生命一樣。但終於撕破了，命運真殘酷，連一件寄託幻想的東西也不容牠存在。

感謝你給與我一種新的刺激，像一針嗎啡，一片靈藥，使得垂危的人又有了生命的轉機。我是一株花，長在乾燥的泥土上，要你朝夕用水泉來灌溉，纔可以召回我的蘇生，否則風的吹拂，陽光的和暖，徒增我生命的短促，雖有夜露的下降也是枉然，牠是不能挽回我枯萎的命運的好了，你來了，撥動了我心的音絃，使我那死了的絃索又發出了聲音。你

輕輕的，用你的，用你的手指彈着，奏出許多嘹亮的調子；有的是快樂的音波，有的是哀怨的聲息，快樂的音波像春風一樣的和暖，散漫着，吹動着，使我那荒蕪的園地又一度春天。哀怨的聲音更使我感動，就像草園裏的白楊沙沙的響，使得長眠的死人也要伸耳來聽聽一樣。但這些都是我的幻覺，實際你還是我，我還是我，我們相互的關係并不曾起過些微的變遷。可是我腦海裏湧出這樣的幻覺也不是無因，沒有風，樹葉兒決不會動，你說我這個道理對不對？最近我到你的房裏，很感謝你沒有擺出上半年那樣莊嚴的面孔，還能容許我在你的床上坐一會。我這次從你身上所得來的印象是你態度的溫和。無怪一朋友會暗地裏對人說我們兩人携手了。在他固然是認為奇蹟，在我亦何嘗不感到有哥倫布發見新大陸似的欣喜。携手麼，倒還不會，只不過你柔和的笑容已够我鼓起那將絕的勇氣。便今夜我還有股量來寫給你這篇東西，也還不是爲了有你歡笑的影子浮現在我的眼前，否則我決不敢動筆，因爲我恍惚看見你向着我點首說：儘管寫，不要緊。

說起『寫』來，我又想起了，別人真說我在夏天曾經寫過信給你，只是你沒有回覆我；我知道，我是從不會寫過信給你的。有時雖也想將心裏的積鬱向你剖白，可我又怕把這些瑣細的事來波動你靜止的心靈，所以終於未敢寫。別人却硬說我同你寫過信，我不知道他是何處得來的消息，許是天堂的音訊罷，你說可笑不可笑！但今夜我却居然把心中的積鬱第一次傾吐出了：這些話都來自我靈府的中樞，沒有半句是虛假，在你的跟前，不容許我說假話的。雖然心中吐露的話還多，但不預備再寫了，便再寫也寫不完的；如其世間上的事可以完結的話，那末，杜鵑也不用年年泣血了。好在我們遲早得回到我們的老家，在另一個世界去相會，那時，我會全盤的將我的心事說給你聽，就比如此際的秋蟲，在敗草當中，縮着頭，打着寒噤，從黃昏直叫到天明。夜夜如此，年年如此，一遍，二遍，反覆的向着你訴說我那曾經遭遇過的命運。

原书空白页

口供(二)

在你的跟前，我已沒有什麼話好講，便有，也講不出來。正如一隻老去了的鳴蟬，即使心中有無限幽怨，也不能再叫——啞了。西風已經摧殘了你樓臺外的金柳，它再不能搖曳；摧殘了我的歌喉，我再不能唱。它老了，我也老了。

但我終竟忘不了你；生，固然忘不了你；死，也忘不了你。不怕到了有一天，我的屍骨都化做了塵埃，然而那塵埃裏每一粒細微的分子，還包含得有你的存在。正像一個在沙場上倒斃了的征人，雖然屍骨已經殭冷，心兒已經不能再動，但那遊絲似的魂靈，還忘不了他所從來的家國。我，此刻，已似一朵殘敗的花蕾，再也沒有勇氣來在你的眼前開放，雖則你不一定嫌厭我。開出來的，可憐，已不是一朵完好的花。辜負了，夜來的甘露。曉來的晨風，白天裏和暖的陽光。懺悔麼，怎能够，自己已經毀壞了

自己的良心。怪得誰，是自己讓狂蕩的春風，吹進了生命的門。向着你，我的淚像浙瀝的秋雨，在深夜裏滴上你的階沿。滴滴的，在你院子裏的梧桐樹上，敲着悽切的歌，要你聽。

請你不要忘記我，在我生的時候，你不要忘記了這個世界上有我在活着；倘是我死了，也請你不要忘記這個世界上曾經生過這樣一個人。當我還沒有來到這個世界上以前，上帝便已把你的名兒，輕輕的在我耳邊吩咐，告訴我，說，這個世界上有一個你。我愛你，自從第一眼看見你，便存下了這個心。將來，說不定，太陽也許會變做月亮，黃昏也許會變做黎明，風也許會變做雨，春也許會變做秋，但我敢說，變不了的，是我這顆心。我不能沒有你，正像黑夜不能沒有燈光，草木不能沒有雨露一樣。我是一團黑暗，而你是光明，你的眼睛是星光，在我靈魂的漆黑裏，閃爍着燦爛的幽輝。如其我是草木，你應是雨露，沒有你，誰也不能使我生存。你的名兒對於我有深切的意義，一想到你，我便有了生命，劈開你的名兒就是我生命的源頭。雖則我不會和你說過兩句話，握過兩回手，然而

你的影子已經寄托了我的魂靈。

如今，我自己，割下了自己的肉投進鍋裏煮。放出了自己的血送進嘴裏喝，忘却了前程的偉大，只管着剎那間的快活。打嗎啡針，一針，兩針，接連的打，身體上已無完膚了，還得去打。明知鴆酒是有毒的，但是要去喝，好像要把它喝到死一樣。把真當了假，也把假當了真，是非，美醜，善惡，憂怨，恩讎，一切都記不分明。『試問有什麼了不得的追求值得你這樣去犧牲！』我不能回答，自己明白自己是走錯了路。晴朗的天已經不見了，只賸有漆黑的雲，醞釀着滂沱的大雨。只有你，纔能消去這烏雲，這暴雨；也只有你，纔能使我重見頭上的青天。因此，我忘不了你的拯救，請你，拉住我，別讓我，向漩渦的深處捲，向墮落的坑裏跳，向無底的海裏沉。也只有躺在你的跟前，纔能使我回復這一條新的創傷。今夜，黑月下，緊緊的，有晚風吹，我冷，我想睡，我想忘却了過去，明朝，又請你，讓我，做個新生的的人。

不錯，你的影子，在我的心裏，白天；在我的夢裏，晚上。你來時，我的心

海上會湧起波瀾；你去了，我的白水上會留着泡子。但不幸的是好像有一條河流，間隔着在你與我的中央，沒有舟楫，沒有橋樑，我終不能度到你那一邊來同你相會。也沒有羽翼，像鳥兒樣，飛不過，够多麼枉然。所以，我要想到深山裏去伐木，好來到這河上造起一座橋樑，從我的這一邊度到你的那一邊。如其橋樑造不好，我還可以造舟楫，從我的這一岸度到你的那一岸。明知這是一件煩雜的工作，但我要去做，爲了要來親近你。也許這一座橋是不能鋪好，這一隻船是不能造成，但我終要做，必得要像哥倫布似的在茫茫煙海中發見理想的大陸。我要做，一直做到完成，那怕這煩雜的工作會把我的黑髮變白，耳變聾，眼變花，齒牙脫落，臉上起縐紋。我要等候，等候到天明，從漫漫的長夜裏等待出東方發白的曙光。雄鷄總有一個時辰是要啼的，我相信。

其實，便不達到你那一邊也不妨，只要我們有了心的了解，那怕是隔着一個世界，永遠不會面，也可以。我知道你是一個不幸的人，沒有父親，沒有母親，沒有姊妹，正像我一樣，但我還比你多一個哥哥。我們都好

像落葉一樣的，在西風裏飄，誰也逃不了命運的擺佈。但不怕我將來要漂泊到什麼地方，漂泊到什麼時辰，我終忘不了你，忘不了在這生命的旅途上，曾經遇到這樣一個人。你是一盞燈，在黑夜裏，在長途上，在我的當前。只要有了你，不怕有風吹，有雨打，有豺狼虎豹叫，有大樹掀起狂暴的林濤，我也不會怕。人生是兩隻眼，理想是一盞燈，有了燈，眼睛纔看得見，有了理想，纔可以做人。便此時，我還能鼓着勇氣，向前進，也無非是爲了有你這一盞燈，照着我在漆黑的昏夜裏，在漆黑的長途上走。

在無邊的滄海上，我與你駕着船兒相會了。在無邊的滄海上，我與你又要駕着船兒離別了。此後，誰也料不定我們的前程是怎樣，大海洋上多的是風浪，暗礁。便徵幸我們能各自求得各人的安全，但海是這樣寬闊，世界是這樣大，真不敢說我們將來能夠再會上一面。在紅紅綠綠的花叢中，萬萬千千的開着，你怎能認得出那一束是你舊時的花朶？因此，我傷悲，怕我們這一次的分手是最後的離別，會像那落了葉的葉子一樣，再不能長上原來的樹枝。但請你收下我這一個影子，不要忘記了！在

你生命的園地裏，曾經開過我這樣一朵花。我也要做一皮葉子，一朵花，一個果實，年年都長上你的樹枝。我也要是一片雲，一鈎月，一輪落日，日夜都沒影進你的波心。我也要一隻鴉鵒，天天飛到你的屋角上叫，不怕你是討厭我。這一生是不見得有機會來做你的朋友了。所能懷下的，只是這種種幻想。也只有像精衛一樣的，年年啣着石子，帶着樹枝，投進那茫茫的東海……

怪誰

怪誰？誰也不能怪！自己把新的葡萄漿盛進了舊的革囊。懺悔罷，也用不着凋了的花蕾，落了的葉子，終是不能再長上樹枝的。錯了麼，讓它錯，我要錯，我要錯到底。是歧路，也得要走，我要走，走到它的盡頭。風雨，我不怕，荆棘，我不怕，我要去，誰也留我不住。這葡萄漿，是新的，不是舊的，是甜的，不是苦的。有着濃烈的芬芳，甘露似的清純，醇酒似的旨，同血一樣的紅。纔從我靈府的地窖裏釀出來，多麼值得寶貴。取一隻革囊來罷，把它裝進去，像我的父母把他們的血肉嵌進我的軀壳一樣，將它當做新的小生命。小生命，誰說不是。其實不是葡萄漿，簡直是我血管裏噴出來的血，熱的，鮮的血。在黑暗中我將它貯進了一隻革囊。不會裝錯罷，我心想。可是，錯了，新的葡萄漿，不會裝進新的革囊。把希望拋進了幻滅的深淵，把理想的種子錯播在沙石上，把繁花交給了驟雨，把黃葉送進了西

風，把潔白的衣衫染上了罪惡的斑痕。糟蹋了，我的新生，又失掉，一度重新做人的機會，黑暗的陰影無端又扯去我眼前的明輝。

受傷了，這夥心，不是天外射來了金箭，只是深深的添上了刀痕。誰刺你，可知道？誰也不會來刺我，只是我自己刺傷了自己。爲甚麼？我茫然。雪樣的鋼刀還在我手裏，你看，這血痕，在刀上，一團一團的，就像墓畔的薔薇，朶朶的開，紅，紅得要命。痛麼，讓它痛，呻吟麼，絕不。只有弱者受了傷才會哀哀的呼號，只有杜鵑才會年年的泣血。腎腎罷，這刀痕，讓它去，永遠的留着，不更好。我的刀刺進了我的心，我的心冒出了血，這血，便是我盛進舊草蓆裏的葡萄酒漿。

什麼是朋友，什麼是仇敵，愛與怨，恩與讎，都不難在時間的威權下暴露它的本形。這是免不掉的：千百年前埋下的死人，到如今還不免在坍塌了的荒塚中現出他們的筋骨，枯黃着，一根根，讓着風雨來侵凌。我與你都不必埋怨，埋怨也枉然，還不如俯首在隱忍中聽候時間最終的

審判。我也不乞求你的憐惜，我縱是飢寒，也不願討你一點兒餽暖。我寧肯凍死，在北風瑟瑟的深夜，在積雪鋪滿了的街頭，在你漆黑的緊閉着的雙扉外。我把我的心獻給你。請你飲我的血，我的葡萄酒漿。但我也一定希冀你照樣的回報，如其是那樣的，只配稱交易，配稱買賣。原諒我，我不是商人。

「你待我這樣好也許你將來會失悔你認錯了人。」「我就是認錯了人也情願。」我要錯，我要錯到底。如其你是一盞火，我要做燈蛾，來親你，親你，那怕你會灼傷我的肌膚，毀滅我的身體。葬身在光明裏不比生活在黑暗中好！你是浩浩莽莽的海洋，我是西天血紅的落日，我從你的懷抱裏升起，又往你的懷抱裏沉沒。這意景多美！莫忘了，在這廣漠的人寰裏，有一個，這樣的我。他愛你，不一定要你愛他；你恨他，他却不一定就恨你。他只這樣的做人——衣襟上綴着玫瑰花，手指上綴着玫瑰花的刺。他不問從你手裏得來的，是真的愛，或是假的情。也不管你心裏有沒有他的踪影。他只愛你。除了愛你之外，花的香，草的青，葉子的長落，都

不會在他心裏留停過。

太癡了罷，也許。在你看來，人生只是一幕越劇，只有笑，只有微樂，只有春天。我也相信，但請你不要忘記：笑聲裏也許有眼淚，歡樂中也許有憔悴的心，春天有泣血的杜鵑，越劇裏有時也表現出嚴肅的人生。只要你心靜，那怕在一個傀儡的口裏也可以聽出主角所講不出的話。太認真了，朋友，許是的。你要知道，夜是黑的，燈光是亮的，花是香的，落紅是破碎的，樹葉兒在春天是青的，在秋天是焦黃的。光陰像白駒一樣的在青春的門隙外馳過，快得很，一轉眼就看不見絲毫的影子。得擔心，別讓牆外的急風，吹盡你生命園裏的花朵。你聽得進麼？這是一杯苦酒，但也是一杯甜漿。是橄欖，苦，苦得利害，可是苦了以後你的舌尖上有回味的甜。人生的旅途不盡是坦平的，也有崎嶇的險徑。頭頂上不會天天是青天白雲，有時也免不了掉風雨，飄零。你會否看見過黑的炭燃做紅的火，紅的火燒成白的灰？你會否看見過紅粉變作骷髏？你會否看見過墓草斷石掩埋着古帝王的樓臺宮殿？人生是短促的，時間是有威嚴的。今朝你還

是一個小孩子，明朝你也許就要老。老，誰免得了？不老，可成？你怕老麼？怕也不怕了！當西天的暮靄染上斑斑的顏色，一輪血紅的落日，沉在青山的背後，接着是全盤的黑暗。當少壯變做衰老的時候，最初是蕭蕭的白髮，接着是漆黑的棺材，又接着是墓園，是荒碑，是淒瑟的白楊，是蟲聲，是蔓草……這就是人生。

你也許不能了解我，此刻。但我相信，將來總會有一天，你能明白我說的是什麼話。你是一隻小羔羊，纔從娘胎裏墜地，你所知道的，只是在草場上嬉戲，在山坡上跳躍，還不曉得這個世界上有虎，有狼——也許就在你眼前，擔心，它們要吞你。別快樂得很，樂極要生悲，注意你潔白的身子，別讓它染上慘敗的血汗。固然，你太年青，不能像這樣嚴厲的資備你。但做人根本就不是容易事，得把人生看得嚴重點。只有一步步的腳踏着實地，纔能肩起做人的重任。如果沒有了這一點兒心的真誠，人類的歷史上就不免要減少許多光榮的記載。那末，萬里長城也不會縣延着在莽莽萬重的山漠間，金字塔也聳不起來，荷馬，但丁，也吟不出那偉

大的詩篇，哥倫布也發現不了新大陸，拿破崙的軍馬也不會在滑鐵盧的沙場上馳騁，一切革命的狂瀾都不會掀起。再說得淺近一點，沒有舵的舟楫，斷了絃的風箏，終會像暮春的楊花，亂紛紛的，飄搖，震盪，無定。沒有靈魂的肉體，只是一具殭屍。你說是不？

生命是短促的，時間是有威嚴的，我纔說。因此，我勸你，無聊的勾當最好少做些。別把浮華的虛榮看得太重了，那只是一層容易消逝的閃亮——瓦上的霜，荷葉上的露點，晨風裏的黃花。你是聰明人，請不要受了光與色的誘惑，也不要把有用的精力都消耗在無意識的歡笑裏。在你看來，你所做的都是些有益的工作。其實不見得：掛羊頭賣狗肉的事在人世間隨處都可以見到，安知道你不曾上他們的當。請你想一想，往深處想，在靜夜裏，在深更後，在月明時，最好也把你周遭的人都取在心的天秤上來量一量，看看誰對你的情最重，愛最深，關心最切。是朋友的就得把他當朋友，是仇敵的就得把他當仇敵，曾經侮辱過你的人也得照樣的侮辱他。量，量，量得準確些。

人生道上有的是險阻——大海洋上的暗礁，急流裏的灘，深山中
的陷阱。船觸了礁石就得要破碎，沉沒，舟楫到了險灘就免不掉翻覆。墮
入了陷阱就爬不起，不管你是人，是虎，是狼。你還沒有走到生命的中途，
要是不努力，恐怕兩腳疲乏了，還沒有登到目的地域。要謹慎，隨時隨地
都得張開眼睛望，望，往四處望。天上的雁兒每只因了一隻冷箭便喪
失它的生命，墮地，死亡。四野疊疊的墳堆，便有不少是掩埋着夭折的魂
靈。別疏忽了，朋友。

我常常這樣想：我不願意對我的父母做一個尋常的兒子，對我的
哥哥做一個尋常的兄弟，對我周遭的人做一個尋常的朋友。我也願你
這樣。你不僅表面上有斯巴達的精神，內心裏也有雅典的文章，也有結
實的身軀，也有壯健的靈魂，正好做人。別辜負了，頭上的青天，足下的大
地。做人，就得做，就得認真。既然是一枝花朶，就得要開，紅的，白的，年年不
斷的開；既然是一皮葉兒，就得綠，綠到底，年年都長上樹枝。要是不能攀
登到絕頂的高峯，最好當初不要開步走，中途退下去，又何必。所以，我要

你，像一隻白鷗，在茫茫的海上，飛，飛，飛盡它的邊。風濤雖然險，可是，不要怕，鼓着你的羽翼，去罷。

你已經有了許多的朋友，又再加上一個我，不討厭麼？而我，又像春蠶一樣的，有吐不盡的絲，說不完的話。我就將吐出的絲把自己縛起，做一只繭子，作我的巢穴。高興了，我也可以衝出來，把繭子咬破，化一隻飛蛾，來到你身邊打轉。或者讓他將我投進沸水裏，把我煮死，取出我的絲。痛快，倘使能够那樣的死！不要討厭我，你不看那秋樹上的鳴蟬，當着最後的西風已經吹到了人間，它還得在你的耳邊叫，叫，斷斷續續的叫！

啊！新的葡萄聚盛進了舊的革囊。

你躲避我麼

你躲避我麼？不必，不必。要我不見你，很容易，很容易。我可以不來同你講一句話，拉一回手，在你的生前，也不來你的墳前，獻一柱香煙，奠幾杯酒醴，在你的死後。倘使你有命，我可以打轉我的舵，好讓你的帆，我的帆，永遠不在海洋上見一面。你真不要看我麼？可以，可以。我會像烏雲裏的火電，躲着，躲着，永遠不在你的眼前打閃，要我同你隔絕麼？也不難，我可以同你分手到另一個世界，死也不同你葬在同一個墓園。如其我的影子還在你夢中作怪，那末，你可以把它趕開，趕開到腦海外。像一朵蒼白的薔薇，將它揉碎，一瓣瓣的分散，拋在塵埃裏，不許它再開。

早上，當着朝霧未消散，太陽還沒有升起的絕早時分，你便起來了，鳥鴉似的出了巢。在曠野中，在雲層裏，在屋角上，喊，喊，叫人家起來。你亂飛，亂喊，亂叫，沒有固定的踪跡。要尋你，比着孟姜女奔到萬里長城去尋

萬喜良的屍骨還要難。你有時也偶然的出現在我的眼前：一瞥間的誘惑——黃花似的開。但謝也容易去了，有時你頭也不回。望着你的身影，我叮嚀，叮嚀，又叮嚀。再來罷，莫忘了我。在月明時分，你好來，路上連燈也不用不着點。在晚風裏，在灰暗的夜陰下，我的淚像夜露溼溼的堆上蒼苔，哭我的孤單，哭你的負心。白天裏來到你的家，每回都是空，只看着微風拂着你的窗幃動。除此之外，你的書，你的筆，你的墨，你的桌椅，都悽然默然，在塵埃裏，鬚髮向着我申述它們無主人的悲哀。那是你日常的友伴，也應得對它們親切些，別太把它們看得太輕了，也別讓它們太寂寞。你是烏鴉，我說過，但烏鴉到了紅日西沉的時候，都知道回巢。你不看黃昏時，那天空千萬成羣的黑影，都會點點的落在疏林間。就像江湖上影影的晚帆，到了天黑時分，都知道靠岸，靠淺灘上，靠在蘆花裏，靠在荒村的角落處。而你，却非到夜已深，人已靜，燈火已滅的時分不回去，好像一回去就有天大的禍臨頭一樣。晚上，我不敢來看你，怕驚醒了你的睡夢。早上，我只能憑着窗台，從朦朧的朝霧裏觀望你的黑影，一閃的過——

黃花似的開，黃花似的落。

你獨自去了，春天。我望着，最初是桃花還沒有怎麼開，接着它開了，開透了，紅，紅透了，而你還沒有回來。我夢着你，在湖上。我招手，你不回去，我呆眼望着你的船消失在茫茫的煙水間。回來了，是你。還好，一希望「不曾哄騙我。你看我，瘦了，瘦了。在門前的池水裏，我照見我的身軀，像柳一樣的瘦。憔悴了，再不似昨天。」誰來憐惜你？「病弱的身軀，像一朵開繁了的白蓮，在秋風裏支持着殘餘的生命。快要凋零了，也許今夜就有西風來結束我。死罷，一瓣瓣的，落到風裏，水裏，泥裏。枯萎，腐爛，化成灰，變做泥，從此再看不見一點踪影。好，要這般纔好。感謝你，勸我，說：『你要珍重。』爲誰要珍重？生命本來就輕得很，讓它飛去罷，像一皮鴻毛。

『你太淫了。』這是你給我的教訓。『什麼叫淫？』我問你。『淫便是過分。』你回答我說。是的，過分便是淫。我太過分了麼？這倒不知道。花太紅了就要變顏色，太開了就要落，月亮太圓了就要缺，人太親蜜了就要冷淡，柴火太燒紅了就要化成灰，你說。可是，我問你，痛快的死不比苟

且的活好？你太拘謹了，朋友。『淫』這字面多有趣，一陣肉的香，一股美人脅下的汗，鮮花似的透進你的鼻。如其我是一朵花，我不怕落，只要我會經有過十足的開。如其我是一輪月，我不怕缺，只要我會經有過分外的圓。如其我是一團火，我不怕燒成灰，只要我會經有過一度熊熊的燃。我對你太親蜜了，許是的，但請你得原諒我的癡，迷，醉。你給我的那一根金鍊，已緊緊的縛住我的心，怨我癡麼？早就得責備你自己的不是。誰教你當年春風似的把我吹醒，從冬的權威裏融化了我體上壓着的積雪，又讓我得重在泥土裏翻一度身。化一根青的藤蘿，蔓延，蔓延，盤住你，像一條蛇——可是它并不咬你。盤得太緊麼？你說罷，放鬆點，也不妨，何苦忍心的說我過分，說我淫。

其實，淫也并不是怎麼了不得的罪惡，過分了一點，也不妨。你不看那泣血的杜鵑，當着暮春時節，牠叫，牠拚命的叫，一直到叫出血來，不太過分麼？但這點正是牠的真誠。六月裏的夜鶯，在林子裏，一遍，兩遍，千萬遍，反覆的唱，不太過分麼？但正是它的本分。人要得要這樣，纔可以表現

出生命的偉大。要熱，就得熱到底，像火一樣的熱，像太陽光一樣的熱，像處女私奔的情一樣。要熱，要不然，還是冷好，冷到底，冷到比冰還冷。但你却并不這樣。當着我在絕望中輾轉的時分，光明的希望本來已經斷絕，而你又在黑暗中把我抓起，給與我一線明的光輝。我欣喜，正待向前去，但眼前的光輝又立刻消滅——黃花似的開，黃花似的落。我是一株樹，長在你生命的園地裏。如其你不高興我長成：生出碩大的蕪子，開出碩大的花，結出碩大的果，你可以取出斧頭來，把我斫掉，連根子也拔起，不再留給我一線生機。這是你的自由，你有權把我生，也有權送我死。可是你却要我受罪，不要我生，也不要我死。有時你給我一瓢水，分外的恩賜。有時你讓我枯槁，讓我的葉子焦，這又是你的刑罰。還說什麼！

我爲你犧牲了，我和平的心情，我進求的理想。弟兄的愛，朋友的愛，女性的愛，都拋在一邊。黃金似的光陰我當作水一樣的潑，也不管什麼是黃昏，什麼是黎明，什麼是秋，什麼是春。但得我能够使你歡樂，什麼事，我都可以做：殺人，放火，把自己的頭顱碎成粉，骨髓化成灰。事實擺在我

們的當前，我與你都不容否認。而你，真能有一絲一毫的明白我麼？你要去，隨你到什麼地方，去做什麼事，我都贊成。可是你不要忘記了，也看了上帝的面上，把你自己的快樂犧牲一點，爲了這世界上一個可憐的人，你不能，我也不敢說。怕的是個人的偏見損害了你的尊嚴。就是這樣罷，自己走錯了路，要怪，也得怪自己。我明白了。原諒我罷。

還記得麼？在高樓上，在月明時，在去年新秋的夜晚，感謝你第一次坦露了你的胸襟，也把我這個無足重輕的人，看做了你的朋友。是假？是真？那情景。回憶的甜蜜，甜蜜的回憶。從相互訴說着各自的哀曲裏，我深深的感到一片不平凡的和諧：人與人的默契，風與樹葉的交響，水色與月色的融合。接着，往下去，是秋深，蟬兒停止了叫，葉兒片片的在地上飛，像一支敗軍，往着東西南北竄。緊緊的，還有西風吹，斷斷，續續，一聲聲，是秋蟲，在敗草裏叫，誰也不能睡。冒着霖雨，我來到你的跟前，黃花似的，又一度在你的園裏開。但你忘却了最初的約言，把我趕出去，享受我，一杯閉門羹。好像我是一個賊，會偷去你的心；好像我是一團墨，會沾汗你的

清白。漸瀝，漸瀝，街頭的秋雨，眼底的淚，一樣的落，兩樣的響。有輕，有重，有大，有小，有冷，有熱，一個來從高遠的天空，一個來自靈府的源頭。究竟，這眼淚，是白流了麼？我不知道，還得來問你，你說罷。

再往下去，是冬天。凜冽的北風，捲着沙塵，連着遠遠的車聲，海濤似的在地上喧騰。春天的榮華，夏天的壯麗，秋天的燦爛，都埋葬了。沉沉的，全是死。墓園裏的白楊也凋完了，只賸有腐爛的木葉，掩埋着死了的秋蟲。你與我那僅存的默契也消失了，過去的，全是夢。黃花似的來，黃花似的去，不會留下一點痕迹，是我錯。我看見你，在路上，我點首，你不答。去了，我叫你，又招手，你還是不答。我只能望着你的身影叮嚀。接着，我也死了，像敗草，像秋蟲，像焦了的葉子，一齊倒臥在地上。當着北風把夜雪吹到了人間，我們的墳墓也有了，不要碑，不要銘，不要紙錢，不要花圈，不要祭奠。潔白的衣裳掩飾了罪惡的身軀，悄悄的去了，是我。

和暖的春風吹回了江南，枯枝抽出了芽，草衝出了土，蟲兒又在地。上爬。你也春風似的把我吹醒，又使我來到你的眼前——黃花似的開。

但我又要去了——黃花似的謝。我們都好像太平洋上的白雲，偶然的在滔滔的綠水上相逢，聚了，聚了，又散了。又像那水上的浮萍，因了風的吹動便一度相逢，這是偶然，離散了，也是偶然。碰頭的時候用不着快樂，正如離散的時候用不着咀咒。人世間本來沒有不散的筵宴，有了青的枝條，便有落的葉子；有了開的花，便有繽紛的落紅；有了熱的火便有冷的灰；浪花有生也有滅；月亮有圓也有缺；今天的相逢也許保不住明天的離別。當着生命的船兒碰上命運的礁石，生固然好，死也是應分，用不着埋怨，埋怨也徒然。因此，雖然我手足都刺上了荆棘，但我并不怨恨生命本身，正如不怨恨你一樣。你曾經給與過我許多的好處，但同時也把許多的好處給與過別人而不曾給與過我，在昨天我覺得悵惘，在今天我覺得坦然。我與你本來是兩顆沙礫，寒外的急風把我們吹在一道轉，無限中我們永遠的聚會了，無限中我們也永遠的分離了。人生的逆旅，招着我們各自去投宿，夜晚上在燈光下打一個照面，是偶然。到了東方發白的時分，最初是雄鷄一聲啼，接着我們又得肩上市各人的担子，走上

各人的路。也許我們將來還能够再作一度的相逢，也許，也許會不能。你與我都是人生舞臺上的傀儡，因了牽線的擺佈，便演出各式各樣的悲歡離合。請問：這是真的麼？所以，我想：如其過去的因緣是值得珍重的，那末，請你記着我，像記着你一個曾經歷過的夢。如其我們的相逢是不幸的，那末，請你把我忘記，像忘記了一個無足重輕的人。這就是——

「假使你願意，請記着我，

要是你甘心，忘了我。」

原书空白页

謝絕

原諒我，姑娘，我不敢以假的心來換你真的情，冷的唇來接受你熱的吻。我不願意把我剩下的這幾天青春，消磨在你的懷裏，因此，我只好，辜負你海一樣的深情。我不敢把兩手交給你的腰，或者，把整個的身子，交給你的膀子，讓你緊緊的把我摟住。我不敢同你一道走，更不必談什麼，手兒並着手，肩兒並着肩，雖然你是願意同我像天上的比翼鳥一樣的飛。你想同我親蜜的打做一團麼？我可不願意。我也不願意你來伴着我安眠，像兩朵并蒂的睡蓮，蓋上銀色的月光被，在夏夜裏的荷床上，做着甜蜜的甘夢。我寧肯孤獨，孤獨到老，倘使沒有我理想的人。如其我不想做一片葉子，我就不會長上樹枝；如其我不高興做一朵花，我就不會含苞；如其我不做一根草，我就不會綠——那怕有和暖的東風向着我誘惑。

原諒我，姑娘，我不敢把嘴唇貼上你那快要褪色的香腮。誰高興赴那快要終席的筵宴，你想。凋了的花枝不會再有粉蝶兒來招展，蜜蜂兒來留停，你可相信？我太無情了，許是的，但在良心上我決不感到責罰，因為，我不曾騙過你。你來的時候，是一塊白璧，你去的時候，也是一塊白璧，原樣的來，原樣的去，我並不會污辱過你。我堅決表示我的意憤，也是恐怕我的因循，就誤了你的青春。感謝你，對我真誠的坦露了你的心，更給與了我許多意外的恩賜，使我平凡的生命又增加多少美麗的奇蹟。可惜你的淚已潤不開我枯萎了的心花，我只好對你悵然，惘然。

紅的花變做濫的泥，綠的樹枝變做黃的葉子，美的期冀變做惡的夢魂，我也為你憐惜，為你傷悲。但命運是這般的安排好了，有甜漿固然要嘗，有茗酒也得要喝。紅的花雖然也想永遠的開在塵土裏，不凋落，但狂暴的風雨不會饒恕它。綠的葉子也許是想長生在樹枝上，但西風決不肯把它放鬆，遲早得請它們換一個顏色，翻一個腰身。在你，未嘗不想把美的期冀變做美的現實，然而現實自現實，你這腦海裏對我所架起

的空中樓閣，遲早得在你的幻想中毀滅。不要急，當着生命的風暴捲起凶惡的波濤，誰也逃不了，要離散的就得要離散，要死亡的就得要死亡。如其是應當離散的，豫我們這樣，便離散了又何妨。如其是應分死亡的，便死亡了也值得——曾經綠過的葉子，曾經紅過的花朵，便凋落了也甘心。人生是一座戰場，有刀，有槍，誰殺敗了，誰就得在殷紅的血迹裏，捐棄他的生命，拋却他未完成的理想。你說是不？

別對我失望，姑娘，天地間總有人愛你，我相信，無論誰，都有機會去愛別人，也都有機會去接受別人的愛。正像採花一樣，有的採折那開放了的，有的喜歡那含苞的，也有心愛那快要凋謝了的——雖則這類的人少，但總不能說沒有。你很美，今夜更動人，有紅的唇，亮的眼睛，黑的柔髮，嘹亮的語聲，溫柔的笑，放心，總有人愛你。時間還不會全盤偷掉你面上的紅顏，在你的生命裏還有幾天春，雖則那景就要消逝的，但在你的圍地裏，此刻，還有紅的花，還有綠的柳，你還來得及盡量去沉醉，別爲我錯過了你一生中最後的機緣，桃花的紅雲，還朵朵飄蕩在你樓臺外的

暮鷓間，天還沒黑呢，急什麼。你青春的爐火還不會熄滅，只要加上一堆炭，添上幾根柴，便可以再燃出熊熊的火光，怕什麼。

但同時我還得乞求你的寬容，請你原諒我拒絕了你的愛，原諒我不會把你影子收進我的胸懷。我不讓你像花一樣的在我的園裏開，草一樣的在我的地上青，柳絲一樣的在我的窗外綠，是我殘酷。我忍心讓你的熱淚，秋雨似的滴上我的階沿，夜露似的堆上我的蒼苔，是我負心。不過，也得請你不要把我看得太神奇，要知道，理想的事物，每每只是些極普遍的庸俗。我，只是一個平凡的人，像一顆平凡的埃塵，一粒平凡的泥沙，在無涯的人世間。你在人生旅途上遇見了我，也不過等於在空間多瞥見一顆埃塵，在脚上多沾上一粒泥沙，更沒有什麼值得珍奇。將來，總有一天，你能够明白我，像你明白其他的人一樣。那時，你也許會覺得，你把稀有的種子，播進了荒蕪的田園。等一等罷，等朝霧在你的眼前消散完了，纔睜開你的眼來看當前的青山。

夢一般的從前，霧一般的將來，再加上灰色般的現在，便是我的人

生了。所以，我更不能接受你的愛，怕你爲了我的不幸，犧牲了你光明的前程。我是一張浮萍，一片落葉，一瓣殘花，只隨着風的驅策，雨的蹂躪，水的浮流。而你，是要想在安樂中做人，夏天不要蒼蠅打上你的窗，冬天不要寒風吹進你的門，這怎成。你愛的是春天，是陽光，是和煦。我愛的是黑夜，黑得來沒有星輝，沒有月色，最好。你所要住的，是高大的樓臺，在青山中，在白雲裏，或者，在湖上，在海濱。我却只希望有一座墳堆，在蔓草裏，在亂石中，也不要花開，也不要蝶來。你只願望你頭上是青天，是白雲，脚下是平坦的道路，眼前是白水，是綠葉。我却只愛灰色的天，烏的雲，大的風沙，羊腸似的小道。你在你的世界，我在我的世界。我們不是從同一條路上來，自然我們不會向同一條路上去。你有你的信仰，我有我的信仰，你不能強迫我服從你的信仰，正如我不能強迫你服從我的信仰一樣。在滄海上並着船兒走，在旅途上打一個照面，在無限中偶然的相逢，是機緣。我們的認識，相見，聚會，在海濱，在湖上，也是機緣。但我終不能接受你的愛，算是辜負了這一度相逢的機緣，得請你原諒我。光明的希望，雖還

沒有完全在我的胸中斷絕，但這短促的呼吸，已不能催我重登那迷茫的旅路。就像倒臥在沙場上的亡魂，不管它笳聲是怎樣的淒切，鼓角是怎樣的悲壯，也不能催醒他重登那嚴肅的戰場。人倦了，這顆心也枯萎了，昨天還像一朵嬌艷的鮮花，今朝已是滿地的落紅，溫暖的東風已不能吹醒我當年的春夢，耳邊的鶯聲雖然宛轉，但它的叫喚終是枉然，於那消逝了的熱情是再也不會回還。我已像落花一樣的，將整個的身軀交給了塵埃，你愛我麼，請你多來踏踐我幾腳好了，請別將你褪色的紅唇吻上我破碎了的屍骸。

從今後，如其你願意記着我，就記着我也無妨，只當是曾經在夜裏做過這樣一個夢，在夢裏曾經見到我這樣一個人。如其你肯把我忘掉，忘掉也好，只當是在你生命的花枝上從來不曾開過這樣一個花朵，在你窗外的柳樹上從來不會長過這樣一皮葉子，在你腳下的泥土上從來不會生過這樣一根草。縱使將來有一天，我們又像兩隻船兒，在無邊的滄海上相逢，那你也無妨把我當作一個陌生人，好像我們自始至終

就不曾在生之途上會過面一樣。又各人駕着船兒，各走各的路，你走你的方向，我走我的方向。倘使我們這一度短淺的因緣，是曾經被你打上生命的畫稿，那末，你無妨把它撕掉，毀掉，投進洪爐裏，讓它燒成粉，化做灰，不再留一點踪影。也把你枕邊上遺留下來的夢魂，眼底壓下的人影，都拋却，像幾顆石子，把它投進遺忘的大海。將來，你與我，我與你，會像兩株脫盡了葉子的白楊樹一樣，縱有瀟瀟的風雨，也不會讓它彈出往日的歌聲。

原书空白页

逝水

像是從濛濛的霧道裏走了出來，清明的天地豁然喚起我心靈的覺醒，回憶着我那曾經跋涉過的長途，不禁駭然！過去的全是迷茫，全是灰暗，而我就在這灰暗與迷茫中輕輕地埋葬了我這一生的黃金時代。說來也真可哀，這時間的進行，比那東流的楊子江水還快，曾幾何時，而二十二載的韶光已消逝了，勞髒纔經過一瞬間的光陰，便已消逝了這般長久的歲月。如其生命似一隻火燭，此刻，我大約已經燃燒了半截了，至少，一小半截是已經消融了的。如其生命像一條有限的道路，那末，我大約也已經走到了路的中途了罷。其實，生死不過數十載的歲月，在無限之中，原不過像大海洋裏起落一兩朵浪花，快樂，值不得笑，悲哀，也值不得哭，人生原來就是這樣的，到頭來還不是歸入漆黑的墓門。得意呢，不過似一度春風沉醉的甘夢，失意呢，也不過像經歷了一場惡的幻境。

天地間的事情原來都是假的，那值得這般正經，尤其不值得的是無病呻吟。不幸我這微弱的心靈太多感了，只要一觸景，就立刻傷情；只要一回憶到過去的痕迹，不管是片段的也好，整個的也好，清楚的也好，模糊的也好，總不免因回味而起幾番傷傷的感覺，甚而至於下淚或至於悽惻的飲泣。如今，我又到了這悲苦的流淚時候了。

唉！過去的二十二年，真似一度縹緲的夢境。

快樂，悲哀，只要是已往的，都化了紛飛的塵埃，已千點萬點消散在無涯的空間。回首看，寶貴的年華已毫無踪影，去了，去了，就像東流逝水一般的不再回頭。還能從時間的洪爐裏搜尋出來的，只不過一堆殘餘的灰燼；但灰燼只是灰燼罷了，那還能再有一度熊熊的燃燒。還能從心靈的最深處回憶起來的，只不過許多荒蕪的陳迹；但陳迹只是陳迹罷了，那還能再一件一件的出現在生命的當前。啊！至今我纔覺得生命消逝了的可惜。也許到此時纔發見生命的寶貴，已是大遲。也許能夠在這時候覺醒起來，也還不為晚。因此，我想一個人總應該有充分思索的時

間，在每天之內都應該有，否則儘是悠悠忽忽的將年華斷送，決不能從生活的體驗裏感到真的意識。倘使我在過去的時日中就能夠這樣，那末，或者也不至於就這樣混沌的，麻木的，似睡夢一般的消磨去這樣一個長的歲月罷！

如其宇宙沒有四時的變換，沒有榮枯的循環，即使花兒能常在朝露裏輕盈的含笑，月兒能夜夜團圓的掛在天心，草兒能四時不停的青，樹枝兒能永遠的不凋零，縱使這宇宙是完美無缺的，也終嫌太平淡無奇罷！如其人生沒有快樂，沒有悲哀，沒有機會來笑，也沒有機會來哭，那末，縱使能夠安安逸逸地度過一生，也怕終嫌太呆板了罷！如其大的海洋上沒有狂風，沒有暴雨，沒有驚濤，沒有駭浪，沒有黑霧，也沒有暗礁，那末，這無邊的海洋裏所貯的，也不過只是一些死水，而海的生命也怕不見得會是這般的生動，這般的雄奇，這般的偉大罷！如其人生的旅途儘是平坦坦坦的，沒有甚麼險峻，也沒有甚麼崎嶇；在數十載活着的一段光陰中，生活上不起甚麼劇烈的變遷，心靈裏也不受甚麼強烈的打

擊，那末，縱使能夠甯靜靜的度了黃昏又是黎明，做人的意義也怕不免喪失，而人生的價值也怕會全盤消滅罷！因此，我並不怨恨生命本身，雖然它曾經給我脆弱的心靈刺上許多不可磨滅的創痕，使我在感受的當時得着沉重的傷痛，在事後的回憶受着難以言說的悲哀。但同時我從它的歷程中，也曾獲得許多真實的智慧；它啟發了我生命裏潛伏着的靈感，它叫我淚要怎樣流，笑要怎樣笑，哭要怎樣哭，跳要怎樣跳。我從它手裏用血與淚換來的，第一件是認識了愛的偉大，雖然我曾經受盡了愛的播弄，但至今我還依舊的肯定愛是人生惟一的歸宿。說起愛來，啊！五年前綠亂的夢痕又依依的浮到心上來了。

她在我的心波裏留下了一個影子，這影子直到五年後的今日還是清清楚楚的，就像活活的映在眼前一樣。十年，二十年，也許到了白髮蕭蕭的時候，恐怕也還忘不了在我生命的中途，有過這麼一番深刻的記憶。啊！無論怎麼樣我也忘不了她。我見了她，正像在荒漠的征行裏發見了水草，在飢與渴的當中，使我疲乏的生命又有了新的力量。又像迷

失在黑茫茫的荒野，尋不出何處是我要去的途程，忽然間，有一隊流螢從草底飛昇，仗着它們一星星飛動的光明，纔拯救出我徬徨的靈魂。又像在一個凄風苦雨的黑夜裏，獨自踽踽在十字街頭，正窘急，忽然覓見了一點指路的街燈，從那半滅半明的幽光中，我纔認出一條應取的路徑。雖然終於爲了黃金，爲了名譽，爲了其他一切不幸的阻礙，使我不能在她的心房裏佔得一席之地，但總算也闖進了愛的門牆，偷嘗了一滴醉人的葡萄酒漿。

一種美的事物的感覺，每每只在不可言說的一瞬間，這一瞬間內所得的觀感，也許可以移動你整個的心靈，使你的印象裏永遠留着些濃厚的影迹。啊！她之於我也正是這樣。追回到五年前與她相逢的時節，那真是一個夢想不到的情景，一種畢生難逢的奇蹟。第一次便從眼波相互的交流裏，使我記下了她那翩翩的身影，她那盈盈的目光，她那清秀的眉毛，與她那飽含着處女嬌羞的面龐。其實這也是偶然，能在萬千的人類中與無限的週遭裏，同她萍水樣的在一個時間內逢着，恰巧又

碰着我也是在青春的年齡，她也是在青春的年齡，因此，Venus的金箭，便深深的射中我幼弱的槍心了！

我的生性是極端的愛好自然，這或許因為我是生長在巴蜀的緣故罷！我從小便看慣了雄奇的山川，享慣了異樣的風光，因此，我對於自然有一番深切的皈依。無論是一片雲，一朵花，一根草，一株樹，一林竹，或是一陣松風，一陣雲濤，一聲鳥的叫喚，一縷動的流泉，都每每吸住我整個的心靈，使得我全盤忘記了自我。但自從見了她以後，白雲，我無心再看了，流水，我無心再聽了，無形中，她依依的影兒，朝夕搖着我被創的心靈。尤其是在深更靜夜，當萬籟都靜寂了的時候，她的影兒也更加的清楚，就像親切的鬼魂一樣，又來擾亂我的靜境，顛倒我的夢魂。又像有甚麼東西吸引着，常常使我不自主地到她家的樓窗下踱來踱去，有時在絕早的清晨，有時在日落後的黃昏，還有時在沉寂了的夜深，不論天氣是陰是晴，也不管有不有風，有不有雨。唉！那一番熱烈的心情，許只有天知道罷！

也不知經過了幾多度的黃昏，幾多度的黎明，但覺得在愛的追逐中，恍惚經過了一年多流水似的光陰。固然她給與我的，不盡是嚴酷的面孔，也有的是溫和的笑容；不盡是敷衍的言詞，也有的是誠肯的話語；不盡是冰樣的冷酷，也有的是醉人的柔情；不盡是閉門的羹湯，也有的是甜蜜的酒漿；不盡是無理的拒絕，也有的是有意的招引。但最後的覺醒，終於使我放棄這難以實現的追求。這是我的軟弱與缺乏力量麼？我不敢說：不是，不是！人生有的是快樂，只要你會尋求；有的是光明，只要你肯去發現；有的是醇酒婦人，只要你安心放浪。「愛」是偉大的，但「愛」的成立，是相互的而不是單方的，是自然的而不是勉強的，是無條件的而不是爲了金錢與名譽纒結合的。她不要我的「愛」，我無權利強着她收受。她根本就不了解我的心情，我又何必一定要向她傾吐。前程是山窮水盡了，我又何苦再在山窮水盡的當中，去尋一條柳暗花明的出路。因此我就死心踏地的離去這苦悶的週遭，就像辭枝的落葉一樣，含着滿腹悲思，忍着一身淒意，頭也不回的便掉入西風的行徑裏，也不管

要漂泊到那個時候纔停，也不管要漂泊到那個地方纔止。未來的命運雖還無從知道，但我也不要去知道，人生總不見得沒有歸宿的處所能！縱生時不能獲得靈魂的皈依，死了總也還有墳墓可歸罷！

去了！去了！多少寶貴的心情，多少寶貴的光陰。

但過度的刺激使我感到身心的疲勞，幻想的破滅又使我感到沉重的悲哀。因此，我的心魂，總是縹緲懨懨的，就像大海洋上失舵的孤舟一樣；失了舵的孤舟當然不易重登光明的途程，而迷茫了心境也不容易回復固有的清明。舊夢依依裏，消逝了的影迹又一一在心中隱現，使我又再想起那零零碎碎的往事，在這些往事之中，最深切的，要算是瀑布前的相見，音樂會的夜遇，與月光下的低語了。便如今在心靈裏擊旋着的，有的還是當日的春恨，有的還是舊時的夢痕。就像受傷歸來的戰士一樣，在劇烈的疼痛之後，一邊淚眼涔涔的撫摩着自己的傷痕，一邊還忘不了戰場上的情景，尤其是那般紅的刀影與驚人的殺聲。無論是在甚麼時候：在睡夢時，在惺忪時，在沉思時，在暴怒時，或是在心平如鏡

時，最容易想起的要算是這一段的過去了！那曾經與我在生命途中相遇過的女郎，我本是預備將她忘懷的，但她却像長了兩隻翅膀一樣，不時在我眼前出現，每每飄然飛來又飄然的飛去，這其間更使我感到幻夢變了陳迹的悲哀。啊！往日的心情，消散了。黃金色的幻境，破碎了。追求的旅途，渺茫了。說得麼？不惟此時有不堪回首的淪傷，恐怕就到了白雲子一寸二寸長的時候，雖然希望全都埋葬了，生命也如西天裏的斜陽，一瞬間便要沉下，但若回想到這件事時，也怕不能沒有餘憾罷！

假如將一塊沉重的石子投向水裏去，那末，除了發出一種強烈的響聲之外，還可以在平靜的水上激起幾層波紋。這波紋漸漸的向四週浪動着，還可以激起一番輕微的漣漪。雖然這流動的波紋總有停息的時候，但當它正在浪動着的一時間內，這水面却怎麼也不能夠靜止。她之在我心中，也許會有遺忘的一天，但當這夢幻纔初感到消失之後，總不免懷戀到夢裏的風光，夢裏的白雲，夢裏的青山，夢裏的流水，夢裏的花，夢裏的草，夢裏的白楊喧聲，夢裏的松風，夢裏的明月，夢裏的人影，夢

裏的歌聲，夢裏的樓台。就像國破家亡了的遺民，在困苦顛連的流落中，回想着他那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光榮時代。在去路已盡來路未來的時候，百無聊賴的思索支配着我疲乏的身心，不時來的只是幾聲絕望的哀歎與沉重的呻吟。自以為這一生是再沒有希望的了，出乎意外的，又發現了一條生的出路；這三年來的大學生活，大約就是消磨在這一條路上的。啊啊！我如其不在這兒來作智識的探討，勉勉強強的繫住我奔放的心情，恐怕此刻已經到了一種不堪設想的境地了！雖然這一條路上的生活，也是同樣的苦悶，但人生本來就不一定是快樂，最需要的是艱辛的跋涉，因為人生本是風雨飄零的旅途。說起這學校的生活，我又要發感慨了；唉！擲去的是青春的韶光，換來的却是陳腐的智識，陳腐的智識有沒有用處還不能知道，而況得來的這點智識也是極有限的！但我同時也很欣幸着；覺得在這擾攘多艱的人生道上，還能平平穩穩的度過三年，總也是幸事，雖然這三年的時光，都染上了暗淡的顏色！在往事的回憶裏，我這追溯的心情，漸漸的又由第一幕移到第二幕裏來了。

這一幕裏沒有雨，沒有風，三年的光陰都在和平中度過，表面看來是最安逸不過的。其實，從日常生活方面所體驗到的：依舊是悲苦，依舊是辛酸，在一個小小的事物裏，在一個剎那的時間內，每每含着的都是些悲哀的份子，快樂當然是說不到的了。但這辛酸與悲苦，雖然也使我感到許多深切的淒楚，同時也使我在淒楚之後記着許多樣式的經歷；將這種種的經歷集合起來，我纔比較的了解了宇宙，了解了人生。不過我并不會絲毫的沮喪，頹唐，因為我知道這少年時期內的悲哀，也許到了白髮殘年的時候，都會變成喜悅的回憶。猶之於此刻我們在生命的中途，偶然回想到那曾經歷過的童年一樣。

這三年來，偶然的也從黑暗的困頓中發現過一兩縷隱約的光輝，正待向前去追逐，却又證實這些眼前的閃亮都只是心頭的幻影。也偶然的在寂寞的旅途上看見過許多的花朵，但不幸都是些平凡的產物，較好的不是已近凋零，就是已在風雨的催殘裏頹敗了顏色。要發見一枝香的，艷的，初開的或正是含苞的，却怎麼也不能夠。縱有差強人意的

却都被強暴者攀拆，自己雖被刺得一手的鮮血淋漓，也沾不着半點兒香氣。好像這個世界上祇有險峻的路徑是我惟一的去處，祇有冷落的旅店是我漂泊的住居，祇有黑夜與墓窟是我生命的歸宿。唉！我過去的遭遇是如此，將來的是怎樣，雖還不知道，但想來也大約是這樣罷！

過去的生命是一幅黯淡的畫圖，這幅畫圖上所顯現的便是我生命的創痕，那斑斑點點的痕迹，我也分不清是血是淚，雖然也浮着有歡笑的影子，但大部份却都是悲哀的殘骸。我看這畫圖的時候，正當着一個風淒雨急的深夜，在一間小室裏。這小室是異樣的空虛，祇一盞要熄滅了的燈火，還在灰暗的牆角掙扎着最後的生命。滿室都是陰森，爐中的火已經熄滅了，墜下的只一團死灰，還繼續從破爛的窗戶外吹進冷風，打進冷雨。這時，我正從一個惡的睡夢中醒來，追想着夢中的情景，已是戰慄，又看看眼前展開的畫圖更是悽惻。我看看，看着，可惜我這眼波已是無力了，看上去總有點模糊，但就這模糊的觀感，已够我回想到當年的往迹。我的面容是蒼白的，手足是冰冷的，頭髮是蓬亂的，比那西風

裏帶了箭的雁兒，還要徬徨，還要悽楚。流淚罷，淚的源頭已經乾枯了；泣血罷，却又已力竭聲嘶；所有的祇不時發出的幾聲哀歎，這沉重的歎息就像那風雨吹打落葉的聲音……

看！四野茫然，夜月無聲，這清淒的今夜，這淒清的校樓的一角。

原书空白页

四年

「四年」這一隻急矢，流星似的，射過了我青春道上的箭靶。飄零的風雨把我生命樹上的花果交給了時間的急流，讓它滔滔的載去，歸入到茫茫的大海。紅的花開了，又變做爛的泥，一遍，兩遍，三遍，四遍。綠的葉子長上樹枝了，又片片的凋落到西風裏，一回，兩回，三回，四回。時間的火燃點着我生命的燭，在搖搖的風影裏又消溶了一節，只留下熱的淚點堆上冷水水的銅台。辛酸的往迹，木葉似的一堆堆在回憶的林間。四年來，在靜穆的鐘聲裏，看見黃昏變做黑夜；也在靜穆的鐘聲裏，看見黑夜變做黎明，但到了這幕劇最後的一俄頃，却不論是黃昏時的暮鴉晚霞，黑夜裏的星輝月彩，黎明時的淡霧朝暾，或是白天在心頭跳動的人影，夜裏在床上輾轉的夢魂，都炊煙似的，在微風裏，散了。

四年前，在生命的中途，我登上了一列遠行的車，光陰的車輪帶着

我走，把我從最初的一個站送到了最後的一個站。去了，去了，車廂外的田野，軌道旁的花草。而今，雖然用着回憶的掃帚拂着時間的塵埃，但過去的事物終不能回復它們本來的面目，祇是模模糊糊的，在我的眼前，就像隔着一層朦朧的淡霧來看對面的青山，却怎麼也得不到一個清楚的輪廓。正如弔古的人，只能從亂草頽垣的廢墟裏，憑着一堆殘缺的瓦礫，幾根折斷了的柱石，去想見古帝王那榮華的樓臺與宮殿，而當年在深宮裏開放的薔薇，以及綠酒紅燈下的妃嬪，都已渺無踪影。但百戰歸來的將士總忘不了戰場上的角聲；我也忘不了過去的四年。看見了一根草綠，便聯想到一年前的春天，兩年前的春天，三年前的春天。聽到了秋雨在空階上滴墜，便忘不了一年前的雨聲，兩年前的雨聲，三年前的雨聲。當着皎潔的月色，水一樣的瀉進我的窗戶，接着停息了的風聲，重在樹葉上作響，我那靜止的心潮，又湧起狂大的波瀾了。

回想着四年前的夏天，黃浦灘頭湧起五卅的狂潮，我也因了心的

激動，來到這具有光榮歷史的最高學府裏，掛上了一個名，夾着書包在校門裏出進，像其他的人。從此，也在寫得有白字的黑板下，在冷水冰的鐵櫥上，在教師的口裏，接受了這近代所謂大學教育的洗禮。讓早晚起落的鐘聲來支配我的心靈。把過去的創傷與眼前的苦痛都暫時隱忍着，勒住了纏繩，收回了野馬似的心，一心一意的要想，叩進智慧的門。就像一個有罪的人，因了肅靜的鐘聲，便走進聖潔的教堂，恭敬的，跪倒在神明的脚下，要想憑着一點兒真誠的心的懺悔，去登永生的天國。但回頭來問問自己，這四年的大學生活，究竟給了我一些什麼？我不能回答。智識麼，高深的，固然沒求得，淺薄的，也撈得很少。最初雖然也像泗水的人一樣的投進大海洋的底裏，要想撈取一些稀有的珍奇，但結果是兩手空空的，一無所獲，除了摩得幾顆平凡的珠子。儘讓四年的光陰染上黯淡的痕迹。換得的，只是門外的柳條兒多綠了四回，只是頭上的黑髮多白了兩根。

大學畢業生，本來就沒有什麼希罕，何況這一個名詞，已不及從前

來得漂亮！低落了，市場上的價格。從大西洋那邊，或者太平洋上運回來的貨色：博士，碩士，也許還有人買。在現代中國這類敗的教育裏所造出來的人材，大概是不值半文錢罷，我想。不過，畢竟也是難得，居然能在人事的狂瀾中把持住自己，在四年裏完成我的大學教育。好像在暴風雨的當中，還能容許我做一場甜蜜的春夢。

當着這大學生活快要結束的時候，兩種相反的感情，同時存在我的心裏，正如一個又下雨又出太陽的天氣一樣，一種是厭惡：覺得這兒的人，物，都已看厭，聽厭，住厭，最好是時間過得快一點，好早把剩餘的時間過完，離開這學校，這厭棄了的地方。應得醒來了；四年，這樣長的夢。一種是留戀：覺得這兒的一切都是可愛的，美的，自然可愛；醜的，也可愛。一大堆的事物冰凍似的凝結在我的心裏。忘不了的是：黑夜裏昏黃的燈光，黎明時催起的鐘聲，過道上來往的人影，簾架上縱橫的書本，校樓上胡琴與其他的雜奏，小食店裏刀叉的動，飯廳裏碗筷的響。『珍重些，別把這美麗的記憶，夢痕似的消失在枕邊。』『把它們緊緊的關閉在你

的心裏罷，這件件，都是你生命裏有數的寶藏。但無論是厭惡或是留戀，都是枉然，充其量，無非讓無意識的海潮，又多打上幾回沙灘。馬已經等候在門前了，餓別的筵宴早已杯盤狼籍，親切的人都和你握過了手，你還能不去麼？東風吹來的時候，是草，就得要綠，是花，就得要開，是葉子，就得長上樹枝。它那管到你花願不願意開，草願不願意綠，葉子願不願意長上樹枝。

初來的時候，是一個小孩，人事的紛擾還不會襲進我的心，凝着晶瑩的淚點，在眼邊，像一朵初開的花，輕靈的，含着露，在晨風裏。所有的，是純潔的天真，坦白的心胸，與豐富的興趣。身體與靈魂都是健全的，不像如今玻璃窗外射進了太陽便覺得熱，夜涼時透進了風便覺得冷。回想到四年前的冬天，常常的，在北風裏，在夜雪中，在冷清清的街頭上，站着，像電線桿子一樣的，等候着回去的街車。每一次夜課之後有每一次不同的經歷。那時，不覺得苦，不覺得冷。而今，却大不同了，緊緊的關上了窗，拒絕了光與熱，掩上了門，趕走了青春。往常，不論是校樓上書聲的起伏，

感是操場上一個球的動，都能分着我一片關切的心。此刻，全變了。再也沒有這樣多心的餘暇，去管這不干我的閒事。四五月的藍天是一幅看不盡的畫圖，有白雲朵朵的飄，有晚霞千萬種的變，在從前，又是一劑麻醉性靈的藥，一杯使得人醉的酒。但現在却怎麼也不能使得我抬起頭來，向着悠遠的天空望上幾眼，不管天的顏色是怎麼的美。本來是喜歡早起的，看得見太陽的出，也聽得見烏鴉的叫。如今却是睡得遲也起來得遲，再也沒有機會去領略烏鴉的叫與太陽的出。如其大學教育曾經給與了我什麼的話，那末，這便是它給與我最大的恩賜。

這四年中影響到我靈府最深處的，不是課堂，不是書本，只是幾個人，幾件事。心境，愛，整個的靈魂，有時全浸沒在變態中。在愛的田園裏灑下了無用的種子，用着熱的淚與鮮的血去灌溉，好讓它開結出不值錢的花果。經過了許多次的變換，四年的歲月，做了一個夢，又是一個夢。太淒涼了，四年中，只靠着這淡薄的溫暖，這單調的慰安。但同時也仗着它們那一星星的同情，露珠似的，來滋潤我枯燥的心靈。如其沒有它們這

幾把火，恐怕我早已斷絕了生命的炊煙。正如一條困臥在涸泉裏的魚，只靠着膝下的幾口泥水，來維持它暫時的呼吸一樣。

將來，做什麼，我不知道。在這混亂的時代，誰也免不了大樹似的，站在暴風雨裏，無論什麼時候，都有摧折的危險——這是腰斬。或者，再凶點，連根子也要從地下拔起。誰站得穩他的腳？革命的狂潮時時可以把你捲進無底的大海，連你那只臭皮囊也保不住送進魚腹裏去安葬。我明白，我自己，現在，是被命運推上萬仞高的懸巖。只要有一天走到了巖石的邊緣，便不滑腳，也會墮進無底的深淵。唉！人生。

到外國去，想來似乎很有趣，像白鷗一樣的，像燕子一樣的，從海的這一邊渡到海的那一邊，多美。然而這疲勞了的身心已不能使我鼓起薄弱的羽翼，怕飛不過大西洋罷，飛不過太平洋罷。其實，到不到外國，也沒有什麼要緊。有很多的人，在外國留了很多年的學，到過了很多的國度，進過了很有名的大學，得過了許多榮譽的學位，但他們回到中國來，還是和我一樣的不通，我又何必多此一舉呢？不過，如其能夠的話，我

終要去，往驚濤駭浪中去增加一回航海的經歷，去到新的國度裏去做新的人，把過去的一切都忘掉，再預備一隻新的皮囊去貯新的酒漿。我要去，去看地中海上的風光是怎樣，莎浮的故鄉是怎樣，恒河的水是怎樣，瑞士山頭的雪是怎樣，巴黎的夜是怎樣，倫敦橋上的霧是怎樣，紐約詩家谷的車塵又是怎樣。也要去，去看古羅馬的遺跡，以色列的明月，耶路撒冷的夜，莫斯科的頰色，滑鐵盧沙場上的泥土，看它們憑着了什麼神奇，來征服人類的心。

當着柳花飛出了輕白的破絮，接着鳴蟬也叫出了聲音，石榴花又血也似的開放，青蛙又掀動了牠們的鼙鼓——在夏夜裏敲。人也戴上了方的帽子，穿上了黑的衣衫，從尊嚴中接受了虛榮的學位。走出了校門，踏進了另一條生命的路，肩起了做人的責任。只留下西天外斜陽的迴光，返環着大西路上幾座宮殿似的校樓。人是去了，樓是空了。

現代人的煩悶

在斜陽裏，在荒漠上，在粗鞭下，一匹瘦削的老馬，淒厲的，哀鳴着。雖然它背上只負着一只空鞍，但四隻脚已不肯向前，走不動——拐了。晶瑩的珠子在它的額上，不是露珠，不是雨點，只是冷汗。老了，連汗也冷了。在初出征的時候，它那四隻鐵蹄是異樣的響，踏在地上，有着充分的力量。一顆顆的沙塵，都在它的蹄子的起落裏，升起，消散，飛揚，像是遭受了風，不得不在固定中翻上一個身。但那是從前，便光榮也過去了。誰還能看見戎吉思汗的軍馬踏上歐羅巴洲時的塵影？再用不着你回想，當年在軍騎下輾轉的沙礫，都已在長時期的安靜裏睡定。你看，它的脚，在地上，輕輕的，再也踏不起那安靜了的塵沙，倦了。

它曾經踏上過嚴肅的戰場，踐踏過死了的尸骸，沒斷氣的戰士，也踐踏過。也不知有幾多度，在尖銳的角聲裏，完成過它神聖的使命。也會

經在月黑頭的深夜，偷進過敵人的營，衝進，衝出，踏在人身上，結束了許多英雄的梦想。也曾經在凱旋的歌聲裏，走進自己的國門，與戰士同樣的享受過得意的光榮。但如今，這一切都過去了，像風裏消散了的輕煙，像掃帚拭去了的塵埃。塞外八月的輕霜，九月的涼秋，一片雪也似的沙漠，一片雪也似的明月，使得它回憶。一片蒼蒼的天幕，一片茫茫的牧野，一堆豐富的水草，一堆豐富的食糧，又使得它追溯。在這窮途，在這日暮，它想着，想着，滴下了幾點，不是露珠，不是雨點，也不是冷汗，只是淚點。

往風塵裏踏去，又從風塵裏踏回；在風塵裏生，又要在風塵裏死，這是它的命運。正如一朵鮮花，開，也得開在塵土裏；謝，也得謝在塵土裏！

在斜陽裏，在天幕上，在白雲下，一隻秋雁，單獨的，徬徨着。本來是一羣飛着的，但不知怎麼，亂了，再看，不見它那同來的友伴，只打着迴旋，像斷了絃的風箏，在天上飄搖。飛麼，再也飛不過當前的高山。沒有力量了，

生之勇氣已全盤消逝，當年的理想，已像風裏消散了的輕煙，掃帚拭去了的塵埃。它曾經飛過浩瀚的沙漠，飛過莽莽的關山，飛過浩蕩的江河，飛過許多的城池，許多的地方，獵人的箭，飢鷹的爪，都不曾傷害過它一點。但如今，沒有飛鷹，沒有獵人，已像是中了箭，受了抓，再不能活動。完了，在弱的翅兒已無力飛往遼遠的途程，恐怕再不會看見南方的沙汀，夢魂中的蘆葦了。

在風雨後，在濫泥裏，在過路人的腳下，有繽紛的落紅散漫着，瓣瓣的，殘缺，破爛，像是瓜分了的尸骸。再不似從前一樣的美了，頹了，它的顏色，變了，它的原形，就像墓中翻出來的枯骨，不怕它生前是絕世的佳人，但此際已無從窺見她少女時代的紅顏。全掉了，花心裏的香，死屍唇上的香。它開的時候，曾經吻上過美人的唇，縵上過她的衣襟，在萬萬千的人羣中，炫耀過豐姿。她的香也曾經透進過處女的深閨，透進過她的門窗，透進過她的羅帳——繞着她繚亂的夢魂。『蜜』，『誰不知道是世

界上最甜美的東西，但那是它的汁。它曾經開上過戰場；在屍體的縱橫中，在血的腥氣裏，透露過它聖潔的芬芳。也曾經在荒塚邊，在新墓旁，圍着，把死氣沉沉的鬼域添上了生的氣息。也曾經開在深宮裏，伴着幽怨的妃嬪，度過寂寞的歲月。但如今，瓣瓣的，在泥零裏，連蝴蝶兒也不肯再來，死了。

在西風裏，在秋雨裏，在深夜裏，亂紛紛的落葉在窗外低泣，嘆喟。落下了，還不得安息，還得去漂泊。再不能在樹枝上逍遙了，美的變了醜，好的已壞。紅的紅得來比暮春的落紅還要紅，灰的灰得來比冬天的天幕還要灰，白的白得來比蒼白的女屍還要白，黃的，黃得很，全沒了，當初翡翠似的綠。這樹子，往日，是亭亭的，像是張着一把傘；如今是，禿的枝幹，筆立，在西風裏。風吹，再也吹不着葉子動；雨打，再也打不着葉子響。死了，也同敗草一樣的卸下了春天的衣裳，只有淒切的蟲聲，淒切的風雨，在秋夜裏替它們奏起生命的哀歌。

「隨旋風飛行，隨旋風飛行，

隨旋風東西南北去飄零，

看啊！落葉兒是這般身輕，

有若空間一顆萬顆的埃塵……」

疲倦的手指撫着灰色的琴絃，它啞了，再也彈不出往日的春天。最後的西風已經老去了樹上的鳴蟬，樹葉兒也凋落了，片片的，掉落下來，像一支敗兵，往四處逃竄，再不會留下一點春天的景色。往日，這幾根手指，這幾根琴絃，彈得出夜鶯的叫，杜鵑的啼，雲雀的歌，白楊樹的響。但如今，夜鶯已經感受了秋涼，杜鵑已經嘆盡了它的心血，雲雀已經唱完了它的歌，白楊樹已經脫盡了它的葉子，全變了。澎湃的海潮已不能湧起狂大的波瀾，江河已不能浩蕩的流瀉，高山不似從前一樣的雄壯，沙漠不似平常一樣的遼闊，天再不會青，雲霞再不會變幻，月亮再不會圓，星光再不會燦爛，斷了，這絃索，枯了，這生命的源泉。

像長途歸來的老馬，像半空裏失了羣的秋雁，像爛泥裏陷着的落紅，像西風裏飄零的落葉，像啞了的琴絃，是我對人生，對社會，對國家，已沒有勇氣——棄甲曳兵逃遁了的人，誰還願重登他舊日的戰場？過去的夢幻，過去的雄心，全沒了，只似一堆熄滅了的灰燼，在時間燃過了的爐墟裏留着，什麼好聽的名詞，什麼好看的把戲，都不能再打動我的心，靜了，風濤已經平息了的海上，再也不會興起狂大的波瀾。女人，隨她有什麼樣紅的唇，怎樣細的腰身，怎樣黑的頭髮，怎樣白的面龐，怎樣亮的眼睛，怎樣豐腴的腿，都不能勾引動我這鎖定了的靈魂。我這鎖定了的靈魂，只像一座莊嚴的高山，永遠的聳立在博大無垠的天地間。雨，不論它怎樣暴，不能把我淋倒；風，不論它怎樣大，不論把我吹倒。一個已經入定了的老僧，誰還能再在他那風平浪靜了的心海中，激起一度浪濤？狂蕩的春風，雖能吹綠那枯了的老柳，吹紅樹上的桃花，但已不能吹回我那消逝了的春情。多經一度黃昏，多過一度黎明，多開一次花，多綠一回草，

多來一陣風雨，多落一批葉子，在我，都一樣的不能引起心靈的感觸——一張已經點滿了黑痕的白紙，誰也不能再用墨在它的上面寫出一個字。春去了，不會傷；秋來了，也不會悲，無聊的傷感早已在心頭消散——日出後的朝霧，微風吹散了的輕煙，掃帚拭去了的塵埃。回想着過去，覺得，白說了，許多話；白流了，許多淚。如今是，不管黑夜是怎樣的暗，暗到沒有一顆星，一點月，但已不能使得我怕；縱在夜的漆黑中透露出晶潔的光輝，也不能使得我進求，全枯了，這顆心……

「也無力再看那悠遠的藍天，

留心體的明滅與雲的聚散，

地上的花草也不想看一眼，

現代人的煩悶在我的心田。」

原书空白页

我的大哥

你是去了，在二年前的春天，像一瓣落花，悄悄的歸入了塵埃。一間小室，半個黑夜，一盞黯淡的紅光，悽悽慘慘的伴着你去了，也沒有人來送你的終。在百靜中你閉了眼，撒了手，停止了你的呼吸，結束了你三十幾年的光陰，經過了誰也不能逃避的最後時辰。這永恆的歸宿，許對你個人是快樂，是無限的慰安。而在我們生的人看來，覺得你的命運真太慘，像一隻雁兒，中途中了箭；像一隻紙鳶，半空裏斷了絃。你中年死亡，不會像那長在樹枝上的葉子，自然的黃，自然的焦，自然的落地，歸根。你的死多少有幾分是不自然的。

像一匹羸弱的瘦馬，倒臥在沙場上，到了臨死的時分，還不會卸下它肩上的重負，這就是你，大哥，二十年來，你從父親口裏，接受了他的吩咐，把家業興起。又從母親口裏，接受了她臨終的遺言，把我們這幾個弱

小的弟妹，都撫育成成人。你一雙手牽着一個小弟弟，喘着氣，踏着塵沙，忍着肩上的重負，把我們從艱辛的旅途引上了安康的大道。在筆路藍縷的營中，你算是對父母完成了你做兒子的責任，對弟妹完成了你做哥哥的責任，對社會完成了你做人的責任。

我與你，隔着幾千里的路程，多少重遠遠的關山，當着你的死。那時，我所能想見的，只是白的孝幔，黑的棺材，固然孝幔裏與棺材旁的哭聲都不能聽見。就像天上的浮雲，輕飄飄的，我的身子。驀然間使我感到異樣的悲楚，秀髮自己的手足又折斷了一隻。但巫山是不易飛度，只能對着西天的夕照與雲霞，默想到同一方向的故家。接着我回來，在夏天，不說再看不見你的屍骨，便墳堆也長滿了新草，清新的翠綠已經掩蓋了黃土的顏色。我跑着，在你的墳前，致我的敬禮，也不管你在墓中有沒有知覺。所能做到的，只是燃上幾柱香，點上幾支蠟，奠上幾杯酒，再把紙錢兒燒成灰，讓它片片的升起，在微風裏升降，化做翩翩的蝴蝶，在你的墳前舞飛。還有的，也不過是幾點淚，從我生命的源頭滴上你的墳堆。但這

剎那間淡薄的慰安已不能溫暖你冰冷了的尸骸。你是死了；昨天我們還在同一的天日下，今朝你已去到了另一個世界，這其間我與你的距離真不知有多遠。

當初，我們弟兄五人，連着欽姊，像六隻乳燕從同一個巢穴裏飛出。在柳蔭下穿梭似的飛，在人家屋樑上喃喃的叫，六個小靈魂，多快樂。但因為羽翼還沒有豐富，最早便夭折了一個，那是三哥。牛羊踏死了初出頭的嫩芽。接着又死亡了一個，那是二哥。命運的手折去了含苞的蓓蕾，不容它開放。再往下去，又是一個死，那是欽姊。暴風雨搗毀了嬌艷的鮮花，不容它自然的落。如今又輪到了你，啊！大哥。凶惡的浪濤捲去了船頭的舟子，臉下的，只是一隻船，幾個人，在茫茫的海水上不自主的漂。我與四哥，都戰戰兢兢的，惟恐自己的力量薄弱，不能把你遺下的幾個兒女，照顧着，度過這一個不平安的海。回想着你當年在槍林彈雨中把我們庇護着，使我們能安安的走出危險的地域，不曾受過一點兒驚惶，真覺得我們是微幸的遇着了。你這樣一個哥哥。憑着在弱的羽翼，冒着海上

的風雨，是兩隻燕子，帶着幾個雛燕，要橫過海去，此刻。

「沒有花的香也看不見草的青。

祇有新的黃土築起你的墳塋。

你在墓窟的生活也真太悽冷，

連白楊樹的聲音都沒有得聽。

啊！我親切的鬼魂。」

因為還沒有正式安葬的原故，只有一堆黃土，單調的，暫時掩埋着你的軀壳。沒有窠窠，沒有碑，墓前也沒有種得花，墓上也沒有白楊樹，只有沱江裏流水的聲音，伴着你的亡魂——真太悽冷。當着春風和暖的時節，也許還有幾朵不香的野花，來在你的墓前開放，做一種平凡的點綴。黃鶯兒或許也來叫幾聲，雖然它們那宛啾的聲音已不能啼醒你的噩夢，正如東風一樣的吹不來你生前的熱情。但你周遭的景況總能够熱鬧點，多少也可以增加幾分春天的氣息。而到了秋天，除了瀟瀟的夜雨，瑟瑟的西風，吹打着你墓上的衰草，恐怕你惟一的伴侶，便是那命在

且夕的秋蟲了。固然，你在永恆的歸宿中，是不會計較到這些的。因為，我知道，你所去的世界，是一個永無波瀾的海，沒有春夏，沒有秋冬，沒有人中的擾攘，一切都是靜的。

在家門前的流水上，你送我登舟，八年前的夏天，風雨中的黎明，你呆眼望着我去了。誰想到那便是我們最後的離別。河岸上，我們握別，那情景，至今還不時盤旋在我的腦際，當着靜夜，當着深更，當着月明，有時，在夢裏，也這樣。雖然回憶的鏡子已經抹上了時間的塵埃，而這最後的一幕生命的悲劇，終難使我忘懷。希臘，羅馬時代的古文明已經毀滅了，但沙石與瓦礫終不能掩埋掉古文明的遺跡，只要一尊殘缺的石像，一張破爛的畫圖，就可以把古代文明的光榮與偉大，長留在人間。我們弟兄是不能再會面了，今生，但你已把你莊嚴的影子，不可磨滅的長留在我的心裏。

隔膜，誤會，有時也有，在我們弟兄間。但從我與你整個的關係說來，這暫時的誤解，是毫不會影響到我們手足間的情誼的。初升的朝日，尚

且免不掉浮雲的遮蔽，何況是在艱辛的人生旅途上。這條路，堆滿了的，是憂雲，與慘霧。朝日不因浮雲減少它的光明，正如我們不因隔膜與誤會低減弟兄固有的情誼。石根裏升起的白雲，偶然也遮住眼前的青山，但千百年來，白雲已不知經歷了多少的聚散，而青山還是一樣莊嚴。不會有過絲毫的變換。因此，我敢說，隔膜，誤會，是暫時的，我們的心靈，是永遠一致的。兩條同樣的琴絃，彈出來的聲音雖則有大小，而調子終是一樣的和諧。我們弟兄也便是這樣。你承認麼？

大哥，在你三十幾年的生命中，恐怕除了你童年時代是快樂的生涯之外，其餘的歲月都是活受罪。白天裏爲着家務奔忙，不會有過片刻的閒暇，去聽一刻流水，嗅一陣花香，享受一刻兒安閒的幸福。便到更深夜靜，雖然人已經睡完了，而你，還得在燈光下，料理着你日常所未料理完的事。像駱駝一樣的，永遠走着浩瀚的沙漠，在炎熱的赤日下，應得向前走；在冷酷的寒風裏，也得向前走。熱的沙礫燙着你的腳，尖的冷風刺着你的肌膚，飛的塵沙濺進你的汗。能够偶然的在疲勞之後，得着一陣

涼風，一陣月明，一灣水，一鋪草，便是你無上的幸福了。幸你來比駱駝，許太不恭敬，其實你三十年來含辛茹苦的做人，不比駱駝的命運還苦麼？

就在沱江邊一個城郭裏，你生。也在附近的一個城郭外，你死。在這古舊的城郭裏，你消磨了一生。不說東海的浪頭，匡廬的白雲，西湖的山水，錢塘江的潮，明陵前的石人石馬，獅一樣雄偉的北京城樓，莽莽縣延在山漠間的長城，以及浩浩蕩蕩的黃河，揚子江，你不曾看過。便是近在眼前的風光，就在我們巴蜀地方的奇景，你也不會得閒去領略。青城山上的罨障，峨眉山上的秋月，劍閣的棧道，巫山的啼猿，白帝城的朝日，八陣圖的遺跡，險的罨培，澗，清秀的巫山十二峯，和着其他有名的斷巖，削壁，急流，險灘，高山，積雪，森林，你都不會去過，只能從過來人的口中得着一二美麗的消息。物質方面的文明，你也不會享受過，電車是怎樣的開，火車是怎樣的走，輪船是怎樣的動，於你都是茫然。名山，大川，以及繁華的都會，雖然你在早便想抽身去遊歷一遍，但結果到死還不會償得你的願心。沱江邊的古城郭，於你是一座鐵打的牢獄，埋沒了你的終身，

也鎖住了你自由的魂靈。

便到死的一天，也忘不了那兒時的情景：在沱江畔，在沙灘上，在黃昏時。就在那種時候，常常有一個親切的人，牽着我的手，靜聽着漁舟上傳來的歌聲，緩緩的走。那便是你，大哥。而今，常着金黃色的夕照反射在沙灘上，恐怕一切都還是依舊，只除掉地面上少了兩個瘦長的人影。沱江的水，流過我們的門前，帶走了，我的童年，但帶不走的是你的愛。也就在那種時候，你在我弱小的心靈裏，灑下了幾粒愛好自然的種子，使我到如今還能從自然的偉大裏抓住一點兒智慧。如其我的生命是有光彩的，我應該感謝你在那時給與了我一種不平凡的教育，啟發我的心機。你把沱江上的水草，做了我十年前生命的食糧。

你的面目常常是憂鬱的，就像一座樹梢上掛着雲氣的松林一樣，眉目間總帶着三分愁意。不過金身的菩薩雖則是異樣的莊嚴，而那莊嚴中也有慈祥的笑。人事的艱辛與徬徨的風雨，不時影響到你的內心，因此，你面色的變換也逃不了外來的支配。正如春天的山是青的，像披

上了一件錦繡的衣裳，而秋冬間因了草木的黃落，便像蒙上了一層悲
哀的罩子。你的性情，有時急得來像暴風雨，不留一點情，但有時也和風
似的吹，細雨似的下，連小草兒遇見你也不怕。但如今你是去了，你的外
在的表現，不論是喜怒哀樂，都不能再看見。當着淒涼的風雨，滴到空靜
的街心，你的弟弟，只能在搖搖的燈光下，推開回憶的心門，從荒蕪的陳
迹裏默想你的音容。雖然很模糊，却也記得起你是怎樣的一個人。而你
那最小的一個兒子，恐怕將來長大之後，只能對着你生前不逼真的相
片，揣摩你的像貌。而你的言笑，你的動作，你的舉止，他都不能知道。因為
你的去與他的來，相距還不到兩個月的光陰。正如我此際不知道一歲
時死去的父親是什麼樣子一樣。

當着斜陽落土的時候，母親也斜陽似的去了，那是十八年前一個
夏天的黃昏。我親眼看見你，一邊拭着眼淚，一邊指揮着替母親穿上了
衣衾，又恭謹的將她送進了棺槨。接着，我們弟兄都穿上了麻衣，戴上了
孝帽，着上了草鞋，在一片哀戚的哭聲中，把母親送出了古城郭，渡過河，

安置在殯舍裏。命運的手指第一次撥動我悲哀的琴絃。回來，革命的潮流捲來緊急的風雲，『要造反了，』街上的人都這樣說。弱小的心靈更驚惶。在朦朧的傍晚時分，你把我與四哥，欽姊，裝在竹籠裏，吊出了城郭。而你，却獨留在關閉了的城郭裏，看守着我們的家。這才使我感到除了死了的母親之外，還有一個哥哥愛護我。這十八年前的往迹，不時還依依的在我心裏，當着靜夜，當着深更，當着月明。

在風雨的飄零裏，你生。在風雨的飄零裏，你死。在風雨的飄零裏，你做人。一挑生活的擔子在你的肩上，重重的，壓住你，像一塊石頭。但壓不死的。是你愛好藝術的天性。一張破爛的古畫，一方殘缺的石硯，一隻碎的瓶子，每每因了你的賞識拂去了它們身上的塵埃。也許你人生的意味就在這一點。而今，對着這一堆書畫，幾件舊物，總不免替它們傷悲，因為它們喪失了它們的知己——你。

尤其令人傷悲的，是大嫂，她是你生前最親切的人。她悽咽，盼望你回來，當着靜夜，當着深更，當着月明。她想看你，不論在眼前，夢裏。但你終

不回來，漆黑的大門外，永遠聽不見你的腳步聲。古舊的城郭與城郭裏的街巷，也是一樣的靜。每夜，一個中年的婦人，一盞明滅的孤燈，兩行夜露似的淚，一顆幽怨的心，在家門裏。像病弱的薔薇，在如水的明月下，她的面色是蒼白的。像門前的流水，她的淚，昨天是這樣的流，今朝是這樣的流，明日也還是要這樣的流。當着砌畔的蟲兒叫出了秋聲，這情景，更淒冷，若不是曉風裏還盪漾着斷斷續續的哭聲，誰也要疑心是走進了墓門。院子裏的花枯萎了，像是爲了沒有你，它不願再開。椽上的燕巢空了，再不看見有紅裙的燕子來做窠，像是爲了你的死亡，它們都不願再來。往常飛過天空的雁兒，總是整整齊齊的排列成行，春天，飛向北方，秋天，飛向南方，字一樣的，再難得亂陣。如今，不同了，這陣式與行列常常會無故的亂。固然，我知道，不應該拿這些不和諧的遭遇來附會你的死亡，然而，你死了，這些事又怎能不增加我們生人心靈上的創傷。你有知覺麼？回來罷，看一看，你的妻子，你的弟弟，你的家庭。你怕麼？用不着，在這古舊的城郭裏住了幾十年，誰不是你熟識的人，難道他們會喊「打鬼

「不成？你好回來，在深更後，在靜夜裏，在月明時。也好回來，縱然是在漆黑的夜，那路上成羣結隊的螢火蟲兒，不就是你的燈籠麼？」

但婦人的哽咽與孺子的啼哭，已不能喚醒你墓中的亡魂。你是去了。從今後，一切人世的變幻，聲與色的誘惑，都不能再走進你的心。你是去了。不再管花的開謝，不再管月的圓缺，不再管草的青黃，不再管葉子的長落。你是去了。你的尸骨，自然免不掉將來會化成灰燼，或許有一天竟會暴露在人間，然而你的靈魂，已經求得了永恆的歸宿。去到了另一個平安的世界，駕着船，駛進了一個永無波瀾的海。如其你知道我們在爲着你的死傷悲，你也許會笑我們多事，對我們說人之死不掉死，正如沱江的水免不掉要歸入茫茫的大海一樣。你是去了，閉了眼，酣睡着，什麼也不管。清明時節，你的墳堆上冒起繚繞的香煙，泥土裏窸進甘美的酒醴，你不會分着一點兒溫暖。秋天濃霜雪也似的降，冬天雪風刀也似的刮，你也不會分着一點兒淒冷。你是去了。雖然你已沒有知覺，沒有恩怨，沒有跳動的心，然而沱江的水流過你的墳前，還不會忘記爲着你唱

着有節奏的哀歌。江邊沙灘上的蘆葦，也年年爲你披上縞素的衣裳，在深秋時節，都跪倒在西風裏，向着天外不可知的神明，爲着中道摧折的人祈禱。當着颯颯的西風吹黃了葦草，天上的黑月也消失了光輝，只剩下草底的秋蟲，在淒其的風雨裏，替墓中人叫出了他的生前。

原书空白页

巫山的一晚

客人，不要怕，這舵工已有了幾十年的經驗，自從川江裏有了輪船，便有了他。雖然此刻他是駕着一隻船在黑漆漆的巫峽裏走，但這並不是冒險，老出門的自然會知道。他有的是他的信仰，堅強的信仰。比如回教徒信仰他們的可蘭經，耶教徒信仰他們的耶路撒冷，西藏人信仰峨眉山的神明。他信仰的是他的本事。就譬如今夜，在月黑頭的天幕下，在急湍裏，在險灘上，他駕着船走走，把一千多客人安全的責任輕輕的肩起，一點也不覺得驚惶。他知道三峽裏的地理，他熟悉三峽裏的水勢，他敢斷定他不會走錯路。從水的響聲裏，他聽得出某種聲音所代表的是某種地方。那裏應該轉灣，那裏應該開慢車，那裏應該慢走，他全有數。不怕是在黑夜，但他的眼睛，還能分辨得出前後左右，不會有一點兒差失。要是他沒有把握，這隻船怎敢走？不說客人不答應，便船主也不會讓他

開。你們不要怕，走黑路是他的家常便飯，決不會失事的。

其實，人生又何嘗不是駕着船在險惡的灘上走？誰保得住他不會走錯路，觸上礁，或者擱在淺灘上。但決不因了人生有險阻便不去做人。爲了怕生胃病，便餓着肚子，不進一點飯，可成？怕麼？世間上的事也怕不了許多。只要有了堅強的信仰，信仰着自己的理想不會錯，信仰着自己的脚步不會亂，手不會慌，心不會忙，便成了。憑着一柄寶刀，一本可蘭經，穢罕穆得的子孫有了他們偉大的精神。生命可以犧牲，血可以流，但耶教徒忘不了他們的耶路撒冷——聖地。揹着一只籐籃，穿着幾件襤褸的衣衫，遙遠的，從幾千里的青山外，來到峨眉山的神明前獻致他們的敬禮，這是西藏人的虔誠。所以，有了信仰，便可以做人，怕什麼！就譬如在今夜，要不是舵工有他的信仰，又怎能將這隻船駛到巫山。

又是一陣語聲。憑着船舷，聽着水流，天愈黑了。最初還看得見兩岸的青山，接着連山的影子也看不見。沒有星，沒有月，也沒有火閃，巫山峽今夜是一團黑暗。但黑暗中也有光明，我們這隻船便是光明，像一條火

蛇，在黑暗中爬行。沒有猿聲，沒有鷓鴣的叫，風小了，聽不見兩岸的林濤，雖然有水響，但也不覺得喧嘩，巫山峽今夜是一團渾圓的靜。但我們的船又是靜中的響動——松頂上的風聲。驚吵了你們，今夜，原諒這隻船罷，水裏的魚，巢裏的宿鳥，山林裏睡了，的獸。盼望，盼望，不同的面孔裏有一樣的心。最後居然望到了幾點搖紅的燈火，在黑暗中動。在月黑頭的天幕下，在急湍裏，在險灘上，載着如箭弓的歸心，到了，巫山。

算着行程，離我的家，還有兩天的水路，六天的山橋。山——高，路——遠，六載的漂流到而今纔得回還。雖然今夜纔達到巫山，但我的心好像已經有了一個安頓。可惜的是今夜沒有月亮，看不見巫山的面目，別人說，巫山有十二峯，但山峯在那兒？『除却巫山不是雲。』但雲又在那兒？又聽說巫山有猴子叫，但猴子的叫又在那兒？這山，這雲，這猴子，你們是躲避他鄉歸來的遊子麼？也許你們是認不得我了罷，我想。六年前，我出巫峽的時候，是一個孩子，而今是一個大人，變了，我的面目，我的心。不過，你們總應該聽得出來，我嘴裏講的是鄉音。聽聽看，我該不是陌生人。

再走兩天，這船，便可以到重慶了。唉！重慶。在那兒，在嘉陵江邊，在晚霞裏，在沙灘上，曾經埋葬得有我將近一年鮮花似的光陰。那個夢，是做著，在嘉陵江畔的一個學校裏。而今，這夢幻是全盤的消散了——日出後的朝霧，六年前的童心，小朋友的恩情。開過了，又落地，讓它去罷，那一朶薔薇。回想着從前，在嘉陵江上，在黃昏時，同着幾個友伴，把小舟解纜放到中流的情景，覺得還像昨天的事，然而光陰易逝，這其間已經過了六年的歲月。但我終竟忘不了嘉陵江，它是一條美麗的河流，縱使到了有一天，它的周遭沒有了點綴——沒有山，沒有樹，沒有月，我還是愛它。我忘不了在我生命的竹枝上，曾經截下了一個片段，擲進它的懷裏。但我並不失悔我離去了它，往四處漂泊，因為我的漂泊是爲了我的信仰。

到了重慶，再過去，只要六天，就可以達到我的家。只是，大哥死了，家裏又少了一個人。六年前飛出的燕子，如今飛回到它的老巢，纔發見巢裏少了一隻燕，多悽慘！最難得的是無限中一度相逢，更難得的是不僅相逢，而且做了弟兄。但說來慚愧，我的哥哥到了他最後的一俄頃，還不

能看見他的弟弟——我。因此，我想到，人生有許多追求都是徒然的，譬如我，放開現實的天倫之樂不享受，却漂泊到幾千里外，去作無意識的追求，有什麼值得奔波，奔波，結果是一場空，像做夢，又何必。但我並不承認我過去是錯，因為我有我的信仰，堅強的信仰。所以，不管它天上的雲霞是怎樣的變，旅途上的風雨是怎樣的來，友朋是怎樣的離散，弟兄是怎樣的死亡，終不能使我拋去我的理想。名，不追求，利，不追求，只追求，我的理想。「你的理想是什麼？」「我的理想是達到生命的天堂，而這座天堂是只在人間，不在天上。」

我的力量雖然是薄弱，但我忘不了我的理想：我要在人間造起一座天堂，在海的沙灘上造起一座樓閣，在殭冷的巖石上種下花，在醜惡裏尋出美，在冷酷裏找出溫暖。不怕它人間是怎樣的汗濁，怎樣的黑暗，但我要從汗濁與黑暗中去造出光明與聖潔的天堂：從強暴回復到正義，從倒懸回復到自由，從仇恨回復到愛，從不平等回復到平等，從血腥回復到薔薇花香，從戰場上的火煙回復到和平的炊煙，從槍炮的響回

復到雀子的叫，把一切從不和諧回復到和諧。不怕海潮是怎樣的打，沙灘是怎樣的鬆，但我要在那不穩定的基礎上，對着茫茫的天海，建築起理想的樓閣。我要在殞冷的巖石上，播下我的種子，要它滋生，萌芽，長出綠的葉子，開出瀾漫的花朵。我要往冰天雪地裏去尋找綠的草，紅的花，溫暖的春風——這不是妄想，等候得來的，冬天來了，春天還遠麼？醜惡裏難道沒有美，只要你肯耐心尋，耐心等待，難道會不成？

六年前，衝出堅山峽，是一個戰士，奔上人生的戰場。而今，回來，是暫時的休息，並不是逃避。我還不會卸去我的衣甲呢，你看。我要去，還要去，再受一度傷，再流一度血，爲着，我的理想，我的信仰。策着馬，在沙塵裏，向前去，不怕刀，不怕槍，不怕衝鋒，不怕死亡，因爲，我有我的理想，我有我的信仰。只要有了指南針，大海洋上的舟楫，便永遠不會走錯路。只要有了紅燈，黑的夜，何永遠不會暗。只要有了陽光與雨露，地上的草木便永遠不會枯萎。只要有了理想，有了信仰，便從戰場上血涔涔的歸來，也不會沮喪。所以，六年來。漂泊的苦，愛的無着，性的煩悶，生的無聊，終不能把我

的理想埋沒，將我的信仰打破。在患難中，我還能鼓着勇氣，去做一個人。比如一隻秋雁，雖然是失了羣，但還能振起羽翼，向着它固定的方向飛。我也要像它一樣的飛，飛到底，飛到我所要達到的目的地。

朦朧中，我被上了幻想的衣冠，離開了現實，踏進了夢境。一座古舊的城郭，開啟了它那鏽了的鐵門，迎進了他鄉歸來的遊子，讓他暫時放下了漂泊的生涯——天空裏飛倦了的烏鴉又飛回到了老巢安息。十年前落下的葉子重新長上了原來的樹枝，兒時凋了的花蕾再在塵土裏開放，死了的尸骸都變做了幼年時代的活人，過去消逝了的塵埃又重新來到眼前飛揚。我又回復到我的童年時代了，唉，故鄉。

唉！故鄉：青的是山，白的是雲，莊嚴的是塔影，是古廟，靜穆的是向晚的鐘聲，深夜的更聲，喧嘩的是街頭巷口的人影，屋角上的鳥聲，天空的鳥鴉叫。青青的山環繞着古舊的城郭，灣灣的水環繞着古舊的城郭，就在這山水環繞着的古城郭裏，埋葬得有我鮮花似的童年。兒時的夢幻像一幅晚霞，到而今還是血紅的亮在天邊，五顏六色的，讓我看。這山，這

水，這城郭，這街巷，這故家，都依舊；山還是那樣的莊嚴，水還是那樣的流，城郭還是那樣的舊，街巷還是那樣的齊齊整整，故家裏的屋頂上還是有鴉鵲飛。不同的，只是城垣上又多添上了幾顆槍彈的餘痕，青山白水裏又多流進了幾回鮮紅的血——那是戰爭，街頭巷尾又多落了幾度飄零的風雨，家門裏少了一個人——那是大哥，啊，死了，他。

低低的雲籠着遠遠的山，灑灑的煙籠着疏疏的村落，這是我的故鄉，只要登上青山上的城郭，便可以遙遙的望見這些。三月裏，有麥浪南風裏，有麥黃，七八月裏，有穀子的金黃，點綴在高下起伏的田園間。一條碧綠的清溪，夾着一樹樹的桃花，在暮春時節，有微風把花瓣吹下，讓它們瓣瓣的在溪水上流。也就在這個時節，有杜鵑，在林子裏，叫。在深秋，在九月裏，有雪白的蘆葦，在沙汀上，送迎着過路留停的雁羣。在城郭裏，在春天，人人的屋簷上都有燕子來做窠。人與人，物與物，人與物，物與人，都親切的打成了一片。啊，我的故鄉。

在松風裏，在小山上，在流水邊，我到臨了我父母的墓前，看，碑上的

文字，還是很清楚的顯着，時間幸好不會侵犯到你們呢，唉，我的父母。你們在墓窟裏安寧麼？這松風的動，這流水的響，可會擾亂過你們甜蜜的睡夢？說罷，你們的兒子回到你們的跟前了。說罷，父親。說罷，母親。你兩人也許盼望着我歸來罷，年年清明時節，你們都看不見你幼小的兒子來到你跟前，真太冷落。好，我回來了，如今。

在鄉夢的輾轉裏，我消磨過了巫山的一夜，這一夜，是人生旅途上一個暫時的留停。「開過了，又落地，讓它去罷，那一朵薔薇。」

原书空白页

在廬山

『廬山』只聽着這一個美妙的名兒，已够心醉，何況把整個的身子，投入它的懷抱。眼前有的是青山，青山是莊嚴的；足下有的是白雲，白雲是生動的。要是你是飽嘗了都市生活而感到厭倦的人，最好去找它，只須看一回雲山，聽一回雨滴，便可以恢復你心上固有的清明。要是你高興動，我敢說，不論做甚麼都能使你感到愉快；到松林裏去聽一陣松濤，到草叢裏去採一束野花，或是到山路上去散一回步。在它那裏——靜寂的深山裏住久了，會使你的心變一個樣式；如果是波動着的，就會從波動中回復到靜止；如果是煩悶着的，就會從煩悶中回復到安寧。

靜靜的，靜靜的，就像風濤停息了後的大海洋一樣。它能使你過去的創痕收口，再也引不起痛苦的回憶；也能使你把將來的希望放下，再也引不起新的追求。它能使你把『因』忘記，也能使你把『果』忘記。

在它溫暖的懷抱裏，你只消輕輕的躺著，躺著，像嬰兒緊傍着慈母，那時，你的鼻孔裏會只有輕微的呼吸，你嘴唇的邊沿再不會有歡笑與哭泣。自然的，會使你沒有愛，沒有憎，沒有怨，沒有恨，沒有喜悅，也沒有悲哀。就像倦鳥飛還了它的老巢，像牛羊踏進了它們的柵欄，像萬里征人歸還了他的故鄉，也像在夜夢裏聽得了遠寺的鐘聲，使得你從黃金色的綺夢與塵世的擾攘中醒過來，隨着鐘聲而懺悔，墮淚，以至於忘却一切。也俛岐路徬徨時獲得了正確的指引，也像罪惡的身體掙得了自由靈魂。

廬山！我又來在你的跟前了。

像大海洋上迷失了路途的風帆，又重登上光明的途程，輕輕的，在萬頃洪波上動着，似海鷗一樣的，又向着彼岸的一端進行。這樣，算是仗着青山與白雲的恩惠，又恢復了我那失去的天真，要不是我的身軀高大了一點，這和平的心境定可以使我做一個初出懷抱的嬰孩。但我也非不會嘗過人間的滋味，這雙腳脛也會與荆棘發生過關係，這顆惓心也會遭受了不少人世的欺凌，就比如一片長在樹枝上的綠葉兒被了

蟲的蠶食。可是這一切的創痕都不難平復，你只消斜臥在你的床上，對着青山，望着白雲，便可以從煩忙的生活中偷閒來做一刻兒的甘夢。

廬山，你的魔力真不小，否則幾千年來，決不會有多少的帝王，英雄，美女，騷人，墨客，來瞻仰你的顏色。我從那零落的歷史記載中，想見古時人在未開墾的荒山中來遊歷的情景；他們定是從亂石與蔓草中攀登而來，又從蔓草與亂石中跳躍而去。如今山上的青風明月，還是幾千萬年前一樣的清，還是幾千萬年前一樣的明，山還是依樣的莊嚴，雲還是依樣的生動，但李太白在五老峯上的足跡已經渺茫了。

因了幾十年的經營，枯牛嶺的周圍抹上了西方的顏色，紅的屋頂，黑的屋頂，羅列在清蒼的樹色間，雖然有一點歐化，却也並不妨，決不會像西湖邊上的西式房屋一樣的醜惡，弄得風景不調和。在夏夜裏，在深山中，常有幽怨的琴聲，出自少女的窗幃。在松林裏，在月明下，常有並肩的情侶，坐着，走着，或是挽着手，或是抱著腰，喁喁的相互訴說着各自的衷曲。也有時可以看見嬌艷的女郎拋給你一隻眼，送給你一掬笑；若是

緣分好，你與她許也會變成相識。白楊樹，伴着寂寞的山風；梧桐葉，迎着蕭蕭的夜雨；這情調只要你會領略。白的霧遮着遠的山，翠的松柏擁着近的樓台，紅的朝暎出在東方的山頭。斜陽與晚靄在西方的天邊，千萬重的雲山在你的眼前。還有的是各式各樣的音韻：樵夫的歌唱，流水的聲音，風的響，樹葉兒的動，花的依搖，草的顛倒，蟲的叫，鳥的吵，和着人的話，都是最美妙不過的音樂，祇要你能夠一件一件的去細細的聽。凡是曾經有過山居經歷的人，許都會感覺到這一番滋味罷。

古舊的廟宇，和着泥塑的菩薩，血肉做的和尚，在空山裏度着循環的歲月，銅的鐘在木的架上，雖然已經鏽了，但仍完成不了它神聖的使命，還得朝朝暮暮的任和尚們擺佈。繚繞的香烟裏，黯淡的神燈下，有莊嚴的鐘聲和着一聲聲的木魚。春天，有零落的花瓣沾上出家人的衣鉢；秋天，有蕭蕭的木葉飛進寂寞的齋舍；冬天，有夜雪堆積在冷落的廟門。年年有行脚和尚，無目的的來，又無目的的去。也年年有朝山人來還願，那梵唄的聲音，可以震動你惶惶的夢懷。

廬山啊！我又來在你的跟前了。

廬山

九九